

恬裕

兩浙名賢錄

二十一



兩浙名賢錄卷四十一 目次

恬裕

漢

丘勝

韓績

三國吳

黃門侍郎郭元禮成

晉

參軍沈世明警

司空陸士瑤玩

子始附

宋齊梁陳

南昌別駕梅昌圖盛

尚書令孔季恭靖

侍中王敬弘裕之

子恢之附

豫章太守謝宣遠瞻

侍中王思遠

侍中謝景恒澹

吳郡太守王伯奮秀之

司徒將軍謝敬冲拙

子讓附

謝光祿諲

子哲附

侍中王茂遠峻

北中郎長史謝仁悠顯

散騎常侍阮萬齡

太子詹事謝義潔瀹

唐

衛州刺史孔若思

夔王傅姚斯勤勗

右庶子滕珦

秘書少監孔述睿

子敏行附

右補闕孔季和詡

主客員外郎翁子平洮

宋

兩浙都轉益運司使李藏用若拙

子繹附

工部侍郎郎叔庶簡

海門令元知禮奉宗

龍圖閣待制唐叔元肅

尚書郎關魯

子景仁附

太常博士周啟明

光祿卿盧仲辛革

周沂

任大中附

將作監主簿吳鯨

右司諫唐士憲淑問

中大夫周南伯邦式

子芑蔚茂附

吏部侍郎胡嘉言國瑞

屯田郎中俞退翁汝尚

孫侔附

太常寺少卿沈望之周

司封員外郎張聖休禔

太子中舍沈子達兼

右司諫王子雲縉

中書侍郎馮彥為熙載

兵部尚書詹持國又

敷文閣學士蕭德起振

荆門守郭次張知運

國子博士陳斯士黼

提舉常平李文授孟傳

知臨江李叔益友直

司理夏敬仲明誠

寶文閣直學士王彥舟渙之

安鄉令劉必明愚

妻徐氏
子克附

監察御史胡子先詵

劉元益應龜

進士王用亨

太常寺丞王起巖夢得

元 大司馬王法

江州倅丘履常一中

翰林侍講學士張師道伯淳

俞升器金

處士吳仲可再

處士盧思誠中

明一

國子學正蘓平仲伯衡

白鹿生楊本初恒

按察使趙澤民淵

工部主事劉季篈韶

翰林院檢討陳君嗣繼

翰林院檢討黃胤宗

刑部主事王自牧謙

觀樂生許士修繼

太常博士陳世昌

應天府治中凌賢 子晏如附

禮部右侍郎吾紳

某根居士吳宗禹

祭酒貝宗魯泰

禮科給事中吳登

庶常主簿王自勉

翰林司筆黃胤宗

工部主事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十一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十一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武原徐元星遠之氏閱

恬裕

漢 共二人

丘勝

丘勝，吳興人。光武朝，歷公卿二千石。澹然無欲，每自處不爭之地。壯歲掛冠，屏居田里。乃於先人故塋傍，與弟子築室而居。席簾不蔽，而吟誦不輟。經其戶者無不知。

為君子

韓績

韓績嘉興人少好文學性恬默不交當世東土稱之成

帝時以安車束帛徵為國子博士力辭不起以布衣終

三國吳 凡一人

黃門侍郎郭元禮成

郭成字元禮吳郡富春人也夙著節義漢末羣雄競逐

四方糜沸成獨乘扁舟泛五湖遊滄江探竒逐勝以書

劍自娛吳黃武初以賢良徵不起有司敦迫不得已命

駕拜武義校尉遷黃門侍郎以功封永興富春二縣侯

遽表乞身優游泉石時賢服其高

晉 共三人

參軍沈世明警

沈警字世明武康人休文之曾祖也淳篤有行業學通

左氏春秋家產累千金警內足於財為東南豪士無仕

進意謝安辟為參軍甚相敬重未幾謝病歸安固留不

止乃謂曰沈參軍有獨善之志不亦高乎警曰使君以

道御物前所以懷德而至既無用佐時故遂飲啄之願

爾還家積載以素業自娛前將軍王恭鎮京口與警有舊好復引爲參軍手書殷勤苦相招致不得已而應之尋復謝去

司空陸士瑤玩

子始附

陸玩字士瑤散騎常侍曄之弟也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公府交辟皆不就元帝引爲丞相參軍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爲亂倫之始導乃止累加奮武將軍拜侍中遷吏部尚書蘓峻反玩與兄曄俱守官城玩

潛說匡術歸順以功封平典伯轉尚書令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餘如故玩頗表辭讓皆不許會王導却鑿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爲三良旣沒國家殄瘁以玩有德望遷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旣拜有人詣之索杯酒瀉置梁柱間祝曰當今乏材以爾爲柱石莫傾人梁棟玩笑曰戢卿良規旣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談者以爲知言玩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爲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縉紳之徒莫不蔭其

德字慶年六十四謚曰康子始嗣歷侍中尚書

宋齊梁陳

共一十六人

南昌別駕梅昌圖盛

梅盛字昌圖台之寧海人仕晉爲章安令擢南昌別駕知晉將亡卽是邑而隱焉常誦佛書有靈鳥降其所居之側若諦聽者歲餘始知郡縣以爲鳳集上其事宋文帝聞而下詔褒美之上表稱謝曰此殆覽陛下之德耳臣何與焉帝咨嗟稱爲長者仍命郡縣闢其所居未幾舍爲丹丘寺云

尚書令孔季恭靖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也始察孝廉累遷司徒左西掾未拜母喪服除起爲山陰令不就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靖宅靖正晝卧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旣而失之靖遽起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爲託於是曲意禮接贍給甚厚時桓玄篡形已著帝欲於山陰建義靖以山陰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篡後於京口圖之帝亦以爲然時虞嘯父爲會稽內史靖求爲府司馬不得及帝定桓玄

卽以靖爲會稽內史。嘯父本爲桓玄所授，聞玄敗，開門請罪。靖慰勉，使且安所住。明日，乃移累遷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言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廳事，二千石常避之。靖居聽事，竟無害也。遷尚書左僕射，固讓。義熙八年，復爲會稽內史。十年，仍擢爲右僕射，又固辭不拜。除領軍，加散騎常侍。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祿大夫。宋臺初建，以爲尚書令，又讓。乃拜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辭事東歸。帝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受命，加開府儀同三司。讓累年不受。薨，以爲贈。

侍中王敬弘裕之 子恢之附

王裕之字敬弘，以字行。晉陵太守茂之之子。敬弘少有清尚，起家衛軍參軍。性恬靜，樂山水，求爲天門太守。及之郡，妻弟荊州刺史桓玄遣信邀令過。已，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正當欲見其姊，我不能爲桓氏贅婿。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游適，意甚好之。後爲南平太守。桓玄篡位，屢召不下。武帝以爲車騎從事中郎。永初中，累遷吏部尚書。敬弘每被召，卽便祗奉。既到，宜退旋復解官。武帝嘉其志，不苟違也。除廬

陵王師加散騎常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歷遷尚書令，固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給親信三十人，及東歸，車駕幸冶亭，餞送。未幾，徵爲太子少傅，敬弘詣都上表，固辭不拜。東歸，未幾，又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都表辭，竟不拜。東歸，未幾，復申前命，復辭。明年薨於餘杭山之舍亭山，年八十八。謚文貞公。敬弘形狀短而坐起端方，桓玄謂之彈碁發八勢，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故時人謂之王東山。左右常使二老婦戴五條辮，着青紵袴襪，飾以朱粉。子恢之被召爲秘書郎，敬弘求爲奉朝請，與恢之書曰：彼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文帝嘉之，並見許。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見。見輒尅日，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或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恢之位新安太守，嘗請假定省，敬弘尅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求辭，敬弘呼前，至閣復不見，恢之於閣外拜辭流涕而去。

豫章太守謝宣遠瞻

謝瞻字宣遠，晦之次兄也。六歲能屬文，爲紫石英贊，果然詩，爲當時才士歎異。與從叔琨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霽詩，靈運寫之，琨詠之。王弘在坐，以爲三絕。爲宋武帝相國從事中郎，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素退爲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耶？」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武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帝欲以瞻爲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爲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說，以戲笑，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功，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療，幸於不永。疾篤，還都，帝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於晉南郡公主婿羊真故第。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爲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爲國爲家。卒時年三十五。文章之美，與從叔琨族弟靈運相抗。靈運父瓌無才能，爲秘書郎，早卒，而靈運好臧否人物，琨患之，欲加裁抑，未有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瞻弘微等共

游戲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
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

侍中王思遠

王思遠平西長史羅雲之子也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
祖新安太守羊敬元並栖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
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
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柏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
素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瞻長爲備筭總訪
求素對傾家送之建元初歷司徒錄事參軍求出爲遠

郡除建安內史歷遷御史中丞建武初遷吏部郎思遠
以從兄晏爲尚書令不欲並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
讓乃改授司徒左長史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晏曰兄
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湏
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
名晏曰方啖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
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
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旬日晏及禍思遠
立身簡潔諸客有詰已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

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思遠言其兩反也上既誅晏遷思遠爲侍中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謚曰貞子

侍中謝景恒澹

謝澹字景恒太傅安之孫琅琊王友瑤之子任達仗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爲雲霞之交歷位尚書宋武帝將受禪有司議使侍中劉劼進璽帝曰此選當溷人望乃使澹攝澹嘗侍帝宴酣飲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之帝以爲澹方外士不宜規矩繩之然意不悅不以任寄景平中累遷光祿大夫從子晦爲荊州將之鎮詣澹別晦色自矜澹問晦年答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色甚媿元嘉中位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初澹從弟混與劉毅昵澹常以爲憂漸踈混每謂弟璞從子瞻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混尋見誅朝廷以澹先言故不及禍

吳郡太守王伯奮秀之

王秀之字伯奮侍中敬弘之孫吏部尚書瓚之之子仕
宋爲太子舍人吏部尚書褚彥回欲與結婚秀之不肯
以故頗爲兩府外兵參軍後爲晉平太守朞年求還或
問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
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
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仕齊
累遷侍中祭酒都官尚書秀之祖父敬弘性貞正徐羨
之傅亮當朝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秀之父瓚之
書深勗以靜退瓚之爲五兵尚書未嘗請一朝貴江謚
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至秀之爲尚書又不與
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輔國將
軍出爲吳興太守秀之先爲諸王長史行事便無復仕
進意營理舍亭山宅有終焉之志及除吳興郡隱業所
在心願爲之到郡修舊山移置輜重隆昌元年卒遺令
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脯而已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
當由喪主不能淳至欲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
之謚曰簡子

司徒衛將軍謝敬沖

子諤附

謝朓字敬沖中書令莊之子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十歲能屬文莊游土山使朓命篇攬筆便就莊撫之日真吾家千金仕宋爲衛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峻時人方之李膺朓謁退粲曰謝令不死矣齊高帝爲驃騎將軍輔政選朓爲長史高帝方圖禪代欲以朓佐命改左長史每夕置酒獨與朓論魏晉故事言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朓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卽帝位魏武曰有用我者其爲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爲左長史以朓爲侍中領祕書監及齊受禪朓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朓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朓曰齊自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者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朓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門乃得車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誅朓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又以家貧乞郡辭旨抑揚詔免官禁錮永明中爲義興太守歷都官尚書中書令侍中求出

仍為吳興太守明帝謀入嗣位引朝廷舊臣肱內圖止
 足且實避事弟濬時為吏部尚書肱至郡致酒數斛還
 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徵為侍中中書令不應遣諸
 子還都獨與母築室郡之西郭時國子祭酒廬江何胤
 亦抗章還會稽永元中詔徵肱胤並不屈梁武帝起兵
 平建鄴徵肱胤並補軍諮祭酒皆不至及即位徵之復
 不至遣領軍司馬王果敦譬肱乃詣闕自陳詔以為侍
 中司徒尚書令肱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自輿詣雲
 龍門謝詔固陳本志不許武帝臨軒遣謁者拜授五年
 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固讓不受至歷三時乃拜授
 焉是冬薨車駕臨哭謚曰靖著書及文章行於世子讓
 歷官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日數奏
 劉寵更以為媿

謝光祿諛 子哲附

謝諛肱之仲子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人吾
 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其位右光祿大夫子
 哲字穎豫美風儀舉止醜藉襟情豁朗為士君子所重
 仕梁至廣陵太守入陳歷吏部尚書中書令侍中司徒

左長史卒謚康子。入刺。風。東。時。尚。書。中。書。令。於。中。后。於。
侍中王茂遠峻。舉。士。顯。辭。靜。辭。簡。於。士。年。子。茂。遠。
王峻字茂遠。秀之之子。少美風姿。善容止。仕齊。爲桂陽
內史。梁天監初。爲中書侍郎。武帝甚悅其風采。與謝覽
同見賞擢。累遷侍中。吏部尚書。處選甚得名譽。峻性詳
雅。無趨競心。嘗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進。仕覽自
吏部尚書。出爲吳興郡。平心不畏強禦。亦由處俗情薄。
故也。峻爲侍中已後。雖不退身。亦淡然而自守。無所營務。
遷金紫光祿大夫。卒。謚惠子。蕭不受。至。風。三。部。八。載。外。

北中郎長史謝仁悠顯

謝顥字仁悠。肫之弟也。少簡靜。宋末。爲豫章太守。至石
頭。遂白服。登烽火樓。坐免官。詣齊高帝。自占謝言。辭清
麗。容儀端雅。左右爲之傾目。宥而不問。永明初。高選文
學。以顥爲竟陵王友。歷吏部郎。有簡秀之目。卒於北中
郎長史。

散騎常侍阮萬齡

阮萬齡。左光祿大夫裕之孫。黃門侍郎寧之子。萬齡少
知名。爲孟昶建威長史。時袁豹江東相。係爲昶司馬。時

人謂昶府有三素望萬齡家在會稽剡縣頗有素情恬於進取歷位左戶尚書進太常出爲湘州刺史政尚清簡無赫赫名後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

太子詹事謝義潔瀹

謝瀹字義潔莊之子年七歲能文性敏瞻嘗與劉俊飲推讓久之俊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酒千日俊甚慙無言仕齊累遷中書侍郎尋拜吏部尚書明帝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與客圍棋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卧竟不問

外事明帝卽位瀹又屬疾不知公事蕭詵以兵臨之瀹曰天下事以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何足以此懼人後宴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典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王晏以爲己功獻觴遂不見報上大笑解之坐罷晏呼瀹共載欲相撫悅瀹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劍瀹謂曰身家太傳裁得六人若何事頓得二十晏甚憚之謂江祐曰彼上人者難爲酬對加領軍右將軍永泰元年卒於太子詹事贈金紫光祿大夫謚簡子初肫爲吳興瀹於征虜送別肫指瀹口曰

此中惟宜飲酒故瀟於建武之朝專以長酣為事

唐 共七人

衛州刺史孔若思

孔若思山陰人祖紹安以文辭稱若思早孤其母躬訓教長以博學聞有遺以褚遂良書者止納一卷其人曰是書貴千金何取之庶答曰審爾此為多矣更還其半擢明經歷庫部郎中嘗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明止足意中宗初敬暉桓彥範當國以若思多識古今凡大政事必咨質以行三遷禮部侍郎力求外補出為衛州刺史故事以宗室為州別駕見刺史驚放不肯致恭若思劾奏別駕李道欽有詔別駕見刺史致恭自若思始累封梁郡公謚曰惠

夔王傅姚斯勤勗

姚勗字斯勤秘書監合之弟長慶初擢進士第數用使府表辟進監察御史佐塩鐵使務累遷諫議大夫更湖常二州刺史為宰相李德裕厚善及德裕為令狐絢等譖逐撻索支黨無敢通勞問德裕既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勗數饋餉問候不傳時為厚薄尋晉夔王傅遂

引年歸。自作壽藏於萬安山南原崇塋之傍。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真堂。中剡土爲床。曰化臺。而刻石以告後世。右庶子滕珣。向史官。監御史祖舜之孫。少孤。與兄克符。弟克讓。偕隱嵩山。而述睿尤資警嗜學。大曆中。劉晏薦於代宗。以太常寺協律郎召。累遷司勳員外郎。兼史館修撰。述睿每一遷。卽至朝謝。俄而辭疾歸。以爲常德宗立。拜諫議大夫。命河南尹趙惠伯賁詔書束帛。備禮敦遣。旣至。對別殿。賜第宅。給厩馬。兼皇太子侍讀。固辭弗許。乃改秘書少監。兼右庶子。復爲史館修撰。述睿天性退讓。未始忤物。雖親朋燕集。至嚴默。終日人皆畏之。與令狐峘同職。峘數抵侮。然卒不較也。時稱長者。貞元四年。帝念平涼之難。尤惻怛。以述睿精慤而誠。故遣

秘書少監孔述睿

孔述睿。越州山陰人。監察御史祖舜之孫。少孤。與兄克

符。弟克讓。偕隱嵩山。而述睿尤資警嗜學。大曆中。劉晏薦於代宗。以太常寺協律郎召。累遷司勳員外郎。兼史館修撰。述睿每一遷。卽至朝謝。俄而辭疾歸。以爲常德宗立。拜諫議大夫。命河南尹趙惠伯賁詔書束帛。備禮敦遣。旣至。對別殿。賜第宅。給厩馬。兼皇太子侍讀。固辭弗許。乃改秘書少監。兼右庶子。復爲史館修撰。述睿天性退讓。未始忤物。雖親朋燕集。至嚴默。終日人皆畏之。與令狐峘同職。峘數抵侮。然卒不較也。時稱長者。貞元四年。帝念平涼之難。尤惻怛。以述睿精慤而誠。故遣

持祠具稱詔臨祭又以疾乞解久乃許以太子賓客還鄉賜帛五十匹衣一襲故事致仕不給公驛帝特致給馬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

左補闕孔季和季詡

父禎附

孔季詡字季和若思之從弟也父禎第進士歷官絳州刺史門無賓謁時稱其介季詡簡貴有父風永昌初擢制科授秘書郎陳子昂一見賞之曰神清韻遠當今之衛玠也詡亦高自標致遺落世務久之轉左補闕喟然歎曰不補闕則曠官補闕則攬禍身與名孰親吾思之熟矣遂拂衣歸山陰曰千岩競秀萬壑爭流吾於是中特領佳趣終當以樂死耳一日無疾卒

主客員外郎翁子平洮

翁洮字子平壽昌人舉進士授主客員外郎退居不仕僖宗以建州刺史李穎薦遣使徵之令睦州守臣催促上道洮不起作枯木詩以答詔僖宗獲遣使以曲江魚賜之宋理宗朝追謚為善慶公

宋 共三十八人

兩浙都轉運使李戴用若拙

子釋附

李若拙字藏用，西安人。質狀魁偉，尚氣有才幹。初舉拔萃，又第進士。太祖時，爲著作郎，後累進史館修撰，歷兩浙江南轉運使。自以久官在外，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也。子繹亦舉進士。

工部侍郎郎叔廉簡

郎簡字叔廉，杭之臨安人。幼孤貧，借書錄之多，至成誦。舉進士第，補試秘書省校書郎，出知寧國縣，徙福清令。調隨州推官，及引對真宗，曰：簡歷官無過，而無一人薦是，必恬於進者。特改秘書省著作佐郎，尋以尚書工部

侍郎致仕。卒年八十有九。簡性和易，喜賓客，卽錢塘城北治園廬，自號武林居士，導引服餌，晚歲顏如丹。尤好醫術，集驗方數千首行於世。一日謂其子絜曰：吾退居不五年，未嘗小不懌，今意倦，豈不逝歟？就寢而絕。幼從學四明朱頔，長學文於沈天錫。既仕，均俸資。之後二人亡，又訪其子孫爲主婚嫁。孫沔知杭州，榜其里門曰德壽坊。

上海門令元知禮奉宗

元奉宗字知禮，德昭之孫。景德二年甲科及第，知通州。

海門縣地苦斥鹵，奉宗為鑿池，注甘泉，人甚利之。遷博
 士，拜屯田員外郎，告老歸杭。奉宗天性恬靜，舊居在闔
 闔，乃謂家人曰：「富春佳山水，真吾退閒之所。」遂卜居焉。
 景祐戊寅卒，其後有絳。龍圖閣待制唐叔元肅，大監，出以奉資之外，二人
 唐肅字叔元，錢塘人，七歲能誦五經，性清直，廉儉恬於
 榮進。咸平初登進士第，為秦州司理，有人夜宿逆旅，而
 同宿者殺人亡去，旦起視之，血污其衣，為吏所執，不能
 明，遂自誣服。肅為白其寃，而知州事馬知節趣具獄，肅
 固持不可，後數日果得殺人者，就辟擢本州觀察推官，
 遷著作郎，知洪州，艤舟南康，或問其故，曰：「職由以四月
 為限，今遽往，得無趨利乎？」踰月乃上，仕至龍圖閣待制。

尚書郎關魯 子景仁附

關魯錢塘人，大中祥符五年以進士起家，盡力於官，歷
 守池台二州，為尚書郎，上疏引年歸老。錢塘陳襄為作
 鴻飛之詩，謂其能以禮致仕而老成之德不衰，請養於
 朝。天子不能用，皇祐四年卒，八子皆學行，修立以進士
 舉者六人，而景仁尤著。

太常博士周啟明

周啟明龍泉人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科既而罷歸教授子弟數百人不復仕進時稱處士轉運使陳堯年表其行義詔賜粟帛仁宗聞其恬退有德業詔拜太常博士力辭不起所著有詩賦雜文千六百篇

光祿卿盧仲辛革

盧革字仲辛德清人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所爲詩嗟異之秋貢士密戒主司勿遺革革聞語人曰以私得薦吾耻之去勿就後二年遂首選至登第年才十六慶

曆中知龔州蠻入寇桂管騷動革經畫軍湏先事而集移書安撫使杜杞請治諸郡城及易長吏之不才者又言嶺外小郡合四五不當中州一大縣無城池甲兵之備將爲賊困宜度遠近并省之後儂智高來九郡相繼不守皆如革慮知婺泉二州提點廣東刑獄福建湖南轉運使復請外神宗謂宰相曰革庶退如是宜與嘉郡遂爲宣州以光祿卿致仕用子秉恩轉通議大夫退居於吳十五年秉爲發運使請歲一歸覲後帥滑乞解官終養帝數賜詔慰勉時以爲榮年八十二卒

周沂 任大中附

周沂江山人博學而好吟詠性介特不妄交當世少獨與趙清獻友善清獻常稱其為天下士視軒冕為土苴時西安儒學任大中作詩清苦能自守亦為清獻所喜清獻常稱曰士君子立身患每生於有欲有欲則言動由人便多尤悔如周任三公者禍患當何從來其為清獻所歎服如此

將作監主簿吳戴

吳戴龍泉人以行義見推甘於隱遁康定中郡將孫沔奏授本郡教授率士先行業而後文稅士風為變部使者薦於朝賜粟帛授將作監主簿未幾即乞休歸卒門人私謚曰冲和先生

左司監唐士憲淑問

唐淑問字士憲叅知政事介之子第進士官至殿中丞神宗以其家世擢監察御史裏行論以謹家法務大體淑問見帝初即位銳於治因言中旨數下一出特斷當謹出納別枉直使命令必行今詔書求直言而又無所施用必欲屈羣策以起治道願行其言初詔侍臣講讀

淑問言王者之學不必分章句飾文辭稽古聖人治天下之道歷代致興亡之由延登正人博訪世務以求合先王則天下幸甚河北飢流人就食京師官振廩給食來者不止淑問日出粟不繼是誘之失業而就死地也條三策上之滕甫爲中丞淑問力數其短帝以爲邀名乃詔避其父三司使出通判復州久之知真州提點河北刑獄言新法不便乞解使事黜知信陽軍以病免數年起知宣州徙湖州入爲吏部員外郎又引疾求外帝以爲避事降監撫州酒稅哲宗立司馬光薦其行已有耻難進易退召爲左司諫以病致仕數月卒

中大夫周南伯邦式

子芑蔚茂附

周邦式字周伯錢塘人少好學中元豐二年進士第主楚州寶應簿歷官提舉江東常平爲淮南運判徙梓州路入對留爲尚書度支郎中邦式夷澹不樂中都官復出提點淮西刑獄徙兩浙又徙江東京師營土木命輸殿材邦式奏言非地所產有霑醉妄斥官禁事者邦式被命治詔獄其人自分必死獄成纔坐遠徙代歸知宿州滑州皆不赴提舉南京鴻慶官起知處州辭不行積

官中大夫卒年七十五子芭蔚茂芭最知名

屯田郎中俞退翁汝尚

孫倅附

俞汝尚字退翁湖之烏程人爲人溫溫有禮議論不苟不可於意默而不言言之未嘗妄也不肯料理生事不以貧乏撓其懷澹於勢利聞人善言善行記之不忘時時爲人道之擢進士第涉歷州縣無少營進取之心嘗知導江縣新繁令卒使者使承其乏將資以公田辭不許至則悉以資舊令之家熙寧初簽書劍安西川判官趙抃守蜀以簡靜爲治每旦退坐便齋諸吏莫敢至惟汝尚來輒排闥徑入相對清談竟暮王安石當國患一時故老不同已或言汝尚清望可置之御史使以次彈擊驛召詣京師旣知所以薦用意力辭章再上徑免親故有責以不能爲子孫地者汝尚笑曰是乃所以爲其地也還家苦貧未能忘祿養又從趙抃於青州遂以屯田郎中致仕優游數年當六月徂暑寢室不可居出舍於門妻黃就視之汝尚曰人生七十已稀吾與夫人皆過之可以行矣妻應曰然則我先去後三日卒汝尚庀其喪爲作銘召諸子告曰吾亦從此逝矣隱几而終相

去纔十日，孫莘老銘其墓，孫侔紹興中敷文閣直學士
吏部侍郎胡嘉言國瑞，嘉言，壽昌人，登崇寧進士第，以博洽稱。大觀
初命修九域志，除編修官。時奔兢成風，國瑞獨以在館
中爲樂，不覲他徙。宣和寇起，鄉郡命國瑞爲鄉導，勦之。
高宗中興，累官至吏部侍郎，與丞相秦檜爲姻家，而力
排和議，乞斬檜以謝天下。聞者縮頸，懇求外補，知舒州
致仕。該郊恩，奏澤讓其弟國士以慰母心。再郊，復澤其
兄子儔，而後其子。家居開義學，有贍士田。鄉人至今名
其田曰義坂。

太常寺少卿沈望之周

沈周字望之，錢塘人，少孤，與其兄相踵成進士。起家令
漢陽，從事高郵，用舉者入大理爲丞，監蘓州酒，知簡之
平泉縣，縣人銘其政於石，遂自封州守。佐蘓州，由蘓州
爲侍御史，有以丞相指謁周者，不爲聽。居頃之，出刺潤
州，又刺泉州，其爲治取簡易，訟有可已者，輒諭以義，使
歸，思之，獄以故少。泉州舊多盜，日暮市門盡閉，禁民勿
往來，周至，除其禁，而盜亦以止。佐開封，訟數年不遣者

以百數周斷治立盡嘗代其尹爭獄於上大臣爲周自
紕三司使請鑄大錢下其書議議者無敢忤周爲其判
官獨曰堵四錢爲之可以當十民盜變舊錢且盡鑄之
爲誘民死耳不如無鑄議上如周言於是天子以江東
之按察爲已悉聞周寬厚卽以爲使盡歲無所劾而部
亦以治稱然周已老不樂事權自請得明州明年遂以
分司歸第三月卒周廉靜寬慎貌和而內有守春秋七
十有四更十三官而不一挂於法鄉黨故舊聞其歸則
喜喪哭之多哀而無一人恨望者王荆公銘其墓銘曰
公生四方卒於故里先君之從祭則孫子有櫛有松有
鬱其岡不弛不騫萬世之藏

司封員外郎張聖休禔

張禔字聖休餘杭人少孤與其弟祗皆以文行知名以
布衣教授宗室後中進士第歷宣州宣城縣主簿撫州
司法叅軍用舉者遷大理寺丞知雅州名山洪州奉新
兩縣監海州權貨務通判池廣兩州乃自尚書屯田員
外郎召拜殿中侍御史用磨勘遷侍御史舉劾得體以
風力稱然素寬裕靜退耻以彈治人得用未幾卽稱疾

卷之四十一
五
求出乃知安州州大治會卒州之父老子弟追喪車而哭者數千人。禔事母孝友其弟至篤於權勢財利能廉吏治尤可紀在廣州奏請城之未及築外郭而召後儂智高反州人賴禔所築活以不卒功爲恨。

太子中舍沈子達兼

子起附

沈兼字子達其先世家吳興後有名陵者仕吳越王卒官明州家之五世而生達以五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再補尉有能名。者遷衛尉寺丞知湖之歸安縣移知邵武之歸化又。名遷太子中舍通判蘓州以能聞愈甚性開朗遇事果急不顧計爲通判日與守爭可否不爲之小屈重犯轉運使使守相與害達入之法除名天子薄其罪免所居官而已達歸怡怡間爲五字詩自戲娛無躁戚言卒於家年七十三子起好學通政事爲王安石同榜進士居官以能守節法稱。

右司諫王子雲縉

王縉字子雲分水人天資純粹事親從兄誠意篤密訓勅子弟有法與諫議江公望皆以風節議論顯於世爲鄉里所重其權侍御史遷右司諫知無不言每謂人才

實難多事之際，尤宜爲朝廷愛惜，以故不專彈擊，而惟論安危大計，與所以啟悟君心者，退歸幾二十載，恬然自樂。年八十七，一日語其家人曰：「心中無一事，時至可矣。夜分而逝。」

中書侍郎馮彥爲熙載

馮熙載字彥爲，西安人，舉進士第。宣和間，由尚書左丞遷中書侍郎。時王黼爲相，熙載與之多不叶。言者論其不省墳墓，以資政殿學士知亳州。熙載言：「臣方以不省丘隴獲罪，乃令守亳，何以塞言者之口？」乞歸田里，乃奉祠。尋居母喪，起復赴闕。熙載又力辭，乞終制，不能奪。後知福州，復引疾領祠。卒，謚文節。

兵部尚書詹持國義

詹義字持國，青田人，以直亮文學著。道君常呼先生而不名。比使至，每問曰：「詹義尚在否？」蓋以義爲義也。累官至兵部尚書、給事中，歷事四朝，靜正忠鯁，爲時所忌。力丐休致。高宗以其恬退有守，進端明殿學士，主管洞霄宮，以寵其歸。時汪藻承制，謂義勁直多聞，確有所守，遵聖語也。後高宗對執政語曰：「詹義文章泰山北斗，欲大

用之累召不起卒謚惠安

敷文閣學士蕭德起振

蕭振字德起溫州平陽人幼莊重不好弄稍長能自謀學嘗奉父母董農後隴畝手不釋卷其師謂其父曰此兒遠大器也登政和八年進士第調信州儀曹與守議不合守每因事危之及守以賊去振獨爲辦行守乃媿謝調婺州兵曹時婦翁許景衡以給事中召振祝之曰公至朝幸勿見薦景衡問其故振曰今執政多私其親願爲時革弊景衡然之時盜賊所在猖獗婺卒揚言欲叛以應賊官吏震恐振選諸邑士兵強勇者幾千人日習武以備蓄異謀者稍懼有一兵官素得軍士心守疑而罷之羣卒數百人披甲挺刃斬儀門入振聞卽往羣卒皆羅拜呼曰某等屈抑願兵曹理之振使之言厲色叱曰細事耳車駕南巡大兵咫尺汝速死耶可急釋械當爲汝言衆拜謝而去郡守由是益相信事悉與謀嘗議城守振請以錢數萬緡庸工板築未數月城壘屹然一毫無擾任滿歸告其親曰家世業農幸有田可力以奉甘旨振不願仕已或薦於朝授婺州教授改秩乞祠

以執政薦召對稱旨拜監察御史以親老乞補外章數
上不許而奏曰臣事親之日短事陛下之日長指心自
誓今日之事父母乃他日之事陛下也遂除提點浙西
刑獄尋召爲中正少卿俄擢侍御史出知紹興府改兵
部除徽猷閣待制知湖州將行白秦檜曰宰相如一元
氣不可有私私則萬物爲之不生檜不悅振至州檜欲
取羨餘振遺檜書謂財用在天下如血氣之在一身移
左以實右則病矣檜囑以私事又不克盡從以親老乞
祠提舉天平觀後知台州坐楊煇在獄供涉鑄徽猷待
制謫居池州尋除敷文閣待制知成都府安撫置制使
檜風御史劾之復謫池陽蜀民謳吟思之檜死語得聞
帝大感悟亟遣振復還成都父老惟呼載道連疏乞休
不許竟卒於成都年七十二振兩爲蜀守威行惠孚死
之日民無老稚相與聚哭於道振好獎善類端人正士
多所交識其間有卓然拔出者迄爲名臣振居潁江自
父微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溺死振造大舟傭工以
濟人感其德相與名其江爲蕭家渡

荆門守郭次張知運

郭知運字次張，藍官人，少刻志問學，博通經史，弱冠登進士甲科。時相強與為婚，弗樂，訖停之。仕至荆門守，倦求榮利，因號息庵。老人有文集四十卷，自題之曰猥稿。

國子博士陳斯士黼

陳黼字斯士，東陽人。少從呂東萊游，經術淹貫，文章爾雅。永康林大中聞其賢，以女妻之。登淳熙八年進士，恬靜有守。以婦翁在政府，力辭擢用。大中薨，乃拜掌故之命。累遷國子博士，至著作郎。會臺臣建議朝士不曾在邑者，不當遽典州郡，乞授叅議官。黼遂乞祠歸，貧無室。

廬卒於永康，寓舍有文集二十卷。

提舉常平李文授孟傳

李孟傳字文授，參知政事光之幼子也。光南遷之日，年始六歲，以遺表恩累官太府丞。韓侂胄連逐留正、趙汝愚，因使其私人倡言，將論朱熹。孟傳奮然曰：「如此則士大夫爭之，鼎鑊且不避。」侂胄慙而止。出知江州，歷福建提舉常平，詔入對，首論用人宜先氣節。後才能益招徠，忠讜以扶正論。侂胄誅，史彌遠其親故也，人謂進用其時矣。卒歸，使節角巾還第。進直寶謨閣，致仕。卒，常戒子。

孫曰安身莫若無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有磐溪集宏詞類稿左氏說讀史雜誌等書

知臨江李叔益友直

李友直字叔益餘姚人少有雋聲而恬於進取史浩初尉姚見友直文奇之妻以女浩既入相而友直在太學同舍生不知其爲丞相婿也既登第銓註蕪湖簿未赴而浩再相孝宗問子婿孰賢浩曰婿李友直以進士主簿蕪湖乃除勅令所刪定官輪對稱旨上嘉納付其疏中書友直力請外乃補通判婺州改湖州擢知臨江軍易廣德程大昌曰友直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淵乎似有道者莫叔光曰友直如美玉無瑕可指其爲名流所賞重如此

司理夏敬仲明誠

夏明誠字敬仲金華人其學本於呂東萊而自負甚高常言人人可以爲聖賢而多不能盡其才者功利汨之也登慶元丙辰進士第三人調安康司理不樂仕進致政歸益究心問學作文必根理要嘗作八詠樓賦序直斥沈約詩爲是樓之辱柳貫稱其理明文莊詞全韵勝

必如是而後可以爲文信鉅作傑製在天地間如福物異瑞要不可多見而屢得之也

寶文閣直學士王彥舟渙之

王渙之字彥舟未冠擢上第累官編修時以日食求言大臣薦渙之召對上欣然延納欲任以臺諫辭曰臣由大臣薦不可居是官乃拜吏部員外郎後累官寶文閣直學士朝廷議北伐渙之以疾提舉明道官每云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其歸趣如此

安鄉令劉必明愚

妻徐氏子克附

劉愚字必明衢之龍游人幼警敏力學弱冠入太學有聲受業者甚衆侍御史柴瑾祭酒顏師魯博士林光朝深器重之瑾每奏對稱上旨則曰臣客劉愚爲臣言師魯嘗奏愚行義上記曰此向者柴瑾所薦也上舍釋褐居第一調江陵府教授早晚與諸生講說同僚相率以聽愚益謙下與葉適項安世講論不倦每以隱居學道爲樂歲滿帥王藺致書剡辟固辭貧不能歸外移安鄉縣令邑逋賦萬計愚覈實數寬限期民不見吏而賦自

足會歲歉出常平米賑貸邑佐持不可愚曰有罪不以相累出緡錢數千萬召商糴他郡米而收元直米價頓平猶積廩數千石以備飢旱諸司交薦改秩愚雅不樂仕進遂致仕丞相余端禮鄉人也與愚有舊且召堂審愚竟捨去不顧結廬城南頽垣敗壁蓬蒿蕭然著書自適書禮語孟皆有解年八十三而卒故友與其門人私謚曰謙靖先生妻徐氏在家時其母將以嫁姑子之富者徐泣曰爲富人妻不願也遂歸於愚居破屋中一事機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爲賢而若是亟具歸愚出書以示束修得也乃已有孟光之風焉子克蚤以詩名葉適稱其可繼陶韋

監察御史胡子先誥

胡誥字子先永康人寶慶丙戌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內侍董宋臣竊弄國柄誥屢疏劾之奪職調將作少監卽日弃官歸泊然不復以勢利經心後累召不起人稱雲岫先生所著有孝經論語釋

長劉元益應龜

劉應龜字元益義烏之青岩人少恢踈常落落多大志

咸淳間游太學，馬丞相高其材，將妻以女。應龜不可，由是名稱籍甚。久之，以優陞解褐。德祐間退隱南山之南，人稱山南先生。會使者行部，知應龜賢，強起主教鄉邑。尋引疾歸，所著夢稿、痴稿、祈雨留稿，共二十卷。

進士王用亨

王用亨，崇德人，少孤，事母至孝。嘉定初舉進士，耽玩墳典，不樂榮利。志欲讀盡天下書，手抄口誦，至忘寢食。鄉之登仕籍者，多出其門。嘗作二記於座右，以不欺、不貪自警焉。

太常寺丞王起巖、夢得

王夢得，字起巖，金華人。端平乙未進士，調錢塘縣主簿，兼領學事。以薦進兩資，再遷知鹽官縣。史嵩之當國，或薦除掌故，力辭不肯。躁進未幾，嵩之去國，人服其先見。京尹因怒於潛宰欲劾之，以辟夢得。夢得曰：奪人之職，以自利，吾不忍爲也。亟奉母東歸。差克安邊所主管文字，爲之置籍，俾諸郡課入，易於拘催，積欠累鉅萬。疏剔白於朝，裁界蠲免。除太常寺主簿，有薦於丁大全者，欲引察官固辭，遷寺丞。差知建昌軍，擒捕巨寇羅動、天梟。

其渠魁縱舍脅從者數百人，因自劾請祠歸。公論翕然，惜其去，家居三年，儒素如故，積階朝散大夫。元
元共五人
江州倅丘履常，一中奉封東歸，蓋京史數，浪主嘗文
丘一中，字履常，金華人，能文，有聲。尤工於詩，志趣恬雅，超然不爲世俗所染。仕武學博士，嘗添倅江州，爲閩帥汪子源所知，間居薪水，不繼，作詩云：仙都有勅到林泉，誰信祠官無俸錢。陶醉猶能麾客去，顏飢何至乞人憐。鹿蕉已是無今夢，枸杞曾傳昔有仙。餓死亦堪垂不朽，無緣箇箇珥貂蟬。屢薦不起，卒以窮約終其身。

翰林侍講學士張師道伯淳

張伯淳，字師道，崇德人。少舉童子科，以父任，銓授迪功郎。淮陰尉，改揚州司戶參軍，尋舉進士，監臨安府都稅院。陞觀察推官，除太學錄。入元，授杭州路儒學教授，遷浙東道按察司知事。歲餘，有薦伯淳於朝者，遣使召問。明年，始入見，帝問冗官風憲，益策楮幣皆當時大議，所對悉稱旨。命至政事堂，將重用之，固辭，遂授翰林直學士。進階奉訓大夫，卽謁告以歸。授慶元路總管府治中。

行省檄按疑獄於衢秀皆得其情大德四年卽家拜翰林侍講學士固辭不起命有司勸駕明年始造朝扈從上都又明年卒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

俞升器金

俞金字升器其先杭人吳越錢氏時仕其國爲戶部尚書董管田使者曰公帛嘗道婺義烏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代有聞人歷九世而生金少好學善自程督劔發水涵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合有司卽退修於家於經史尤潛心搜討較辨疑昧多所發明學者師尊之受業者趾相錯金德愈加學愈篤晚而彌成人望其致用而宋亡矣當是時元既有江南以夷變夏爲士者率辮髮短衣效其語言容飾以附於上冀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爲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爲之變金獨率其家以禮深衣危冠坐談古遁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周旋俛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宋久不知宋俗皆然或竊指金爲異或尤以爲迂緩而金不顧也卒年七十有二金旣卒而宋之遺風無復有知者矣故金之名亦不大顯於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而亦散

軼不傳世由是益無知之者知而能言之者惟鄉人而已。

處士吳仲可再

吳再字仲可處之麗水人生而敦厚以易通史學能講說數千百年治亂得失邪正無所遺滯好賓客所友者皆一時名士然不以所長高人人以故喜親之貴者臨之忘其爲布衣之士貧賤者仰之忘其爲名族聞家雖野夫稚子皆知愛慕之以爲長者而處士初不爲詭異之行以邀譽於人也處士家故豐於財雅不喜言利遇凶歲輒減粟價以賑飢人貸錢不能償者以田來售度與本侔卽止息錢因棄不問貧者或焚其券其厚於爲人皆類是故人咸稱爲善人隣家火延燎旁近舍無不煨燼者而處士家獨完僅燬一二椽桷而止鄉人大驚異之以爲爲善之報後子孫欲易椽桷處士勿許曰使後人知吾何以得此於天庶有所警耳然處士終不以語人也處士生於元之盛時天下久治風氣淳厚閭里老人皆以篤行相先非獨處士爲然也故處士之善雖爲鄉邦所稱而不甚著聞於世云

處士盧思誠中

盧中字思誠，台之寧海人。生丁元世，俗淪於胡夷。天下
 皆辨髮左衽，習其語言文字，馳馬帶劍，以為常中。居雖
 近市，然恬冲坦靜，不樂芬華，長衣危帽，徐言雅步，搢儒
 之禮不變。遇宗族鄉里，一以柔和，不較為先。有犯者，對
 之微笑，恂恂酬答，恐傷其意。由是斯人亦不忍侮之。居
 家雖無事，必早起，擗冠洒掃，祠寢非疾病，未嘗一日怠
 好讀書，纂輯古賢人粹言，及今人文，若嗜飲食。言若不
 能出口，至論古今事當否得失成敗禍福及處之之宜，
 詳審精深，雖苦辯者不能窮也。親賓會集，道前舊所歷
 見聞可法戒者，以為樂，煦煦如也。不肖者見之而媿善
 者見之而慕，父與之居而不見其可厭，蓋其天性粹美，
 雖不同乎流俗而亦不求絕異於人，故其生也，人安之
 具歿也，莫不悼惜焉。子二，曰質，曰朴。質以縣學生登洪
 武二十一年進士第，對策殿廷。普天子竒其文，擢置第
 三，授承事郎，翰林院編修。人榮處士善教子，而處士益
 謙退，若不與聞者。人以是益賢之。後二年庚午卒，年六
 十有四。

明一 共一十五人

國子監學正蘓平仲伯衡。平仲，金華人。文定公轍之後也。轍子遲，以工部侍郎守金華，因家焉。伯衡少警敏，絕倫。誦說不勞而習，中歲大肆力於文辭，精博敷腴，人謂有祖風。元末鄉貢士入國朝，選爲國子學錄，尋陞學正。屹然以師道自任，嘗作警說四十首，學者傳誦之，以薦召見，親擢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請丞相府力以贖辭，丞相以聞，上亦弗之強也。遂乞歸省，於是司業宋濂率六館之士，祖餞於龍江，謂曰：「文定公古史一書，至今傳之資治通鑑，尚缺宋元平仲歸矣，其尚續諸他日，使人稱曰蘓氏一門，世濟其美，將不在茲乎？」伯衡謝曰：「方病贖，未能也。」歸治一室，常靜坐其中，或終月不出，與人少所傾接，人亦罕得而識之。洪武十年，宋濂請老，旣入謝，上曰：「今在外文學，復有如卿者乎？」其舉以自代。濂曰：「蘓伯衡，臣鄉人也，博學飾行，爲文辭贍蔚有法，不可以微疾廢。遂下詔徵之。比至京，宰輔以下咸躬禮往候，詢所以答。上意者，輒以疾辭。如辭編修，時明日入見，上厲目久之。」

既退問羣臣述其所以對。上然之。賜表裏寶鈔以歸。二十一年會試。聘爲考試官。既竣事。復辭歸。竟以壽卒。於家。伯衡爲人。恬靜寡欲。年四十始娶。容貌不逾中人。而學問可以兼天下。平居正襟凝思。淵止山立。雖寒暑風雨不之知。故能覃精於義理。名物典故。事爲之要。發爲文詞。俄頃數千言。有集六卷。宋濂劉基敘之以傳於世。

白鹿生楊本初恒

楊恒字本初。諸暨人。風神俊爽。翹然欲超其羣。時外族有建義塾。延賢傳以館。四方游學士者。恒往受諸經。領其玄旨。稍事文墨。輒峻潔如淵。珠衆譁曰。生賦資絕倫。非積功所可及。盍遜其一席地。聲光流婺越。間煜煜能動人。競要遮。作州問師。數弗應。浦陽江上有鄭氏一宗。累五十室。同案而膳。戒子姓執贄致辭。恒躍然曰。是或可爲也。卽日上道。臯比中居。以倡道爲己責。與諸生言。必稱曰。昔之人。昔之人。日摩月切。操行有可觀。歷十年。所自以精明。不逮前時。退居白鹿山。戴櫻冠。披羊皮裘。帶經。畊烟雨間。暇則吟風弄月。傲睨萬象。若不知古今。

之殊軌有識者莫能窮其際高郵樂鳳來爲州牧獨造門拜曰鳳聞先生賢言行無悖古先哲人願爲州學子師恒牢讓不起鳳不得已令間右子弟卽其家問道州政有缺失鳳必移書咨訪恒白以利病俾助實多後若干載殿中侍御史唐鐸出守越欲辟起之恒力辭如前鐸不敢強恒性醇篤無銖髮矯僞與人語出肺肝相示耻爲覆藏事垂名義峻言斥之弗少怒家無儋石儲臨財甚介山氓誤坐法當死恒憫其蠢愚謀諸鄉鄙活之氓輟烏犍爲謝恒拒之頓賴於地潜然出涕恒曰東作方興非牛何以畊俟三冬或可爾至期氓復來請恒反覆譬曉之乃巴州人士求連恒族祝生持其成暨委禽致餼繼以金幣恒笑曰孰謂君子而可以貨誘乎悉遣去人復譁曰是可以義取者生尚不之欲况其他乎於是鄉人教子者胥指恒爲法效學焉因其所居稱之曰白鹿生

按察司使趙澤民淵

趙淵字澤民會稽人洪武中領鄉薦授陽穀令歷遷山西按察司使繩賊吏興學校政績赫然未及年卽挂冠

歸結茅先隴之側。簞瓢誦讀無異布衣。

工部主事劉季篬詔

劉季篬名詔以字行。餘姚人。洪武中進士。授行人。使朝鮮得體。有襲衣寶鏹之賜。擢陝西左叅政。陝不產礪砂。而歲以爲貢。民有以此破家者。季篬爲奏罷之。召爲刑部侍郎。以仁厚求生爲本。會纂修永樂大典。上命少師姚廣孝尚書鄭賜總其事。而擇卿佐有文學行誼者一人副之。季篬被選。功多於討論。坐註誤。左遷兩淮運副。未行。改工部主事。竟致政。歸。季篬爲人清素。位都顯。要泊然自持。至貶秩無幾。微見顏色。居家敦孝讓。御人雍容。治經長於春秋。喜吟詠。冲澹優柔。又精於律學。法家宗之。

翰林院檢討陳君嗣繼

陳繼字君嗣。其先吳興長城人。徙南康之都昌。再徙吳城。繼生八月而父歿。母吳躬紡績以訓育之。旣長奮志於學。而家貧甚。躬事農圃以養親。自喜不求聞達。或讀書。或援琴高歌。因以畊樂自號。及筋力少衰。乃開門授徒。學者謂其善教。多從之。尤以其爲文簡健有法。求者

相屬由是道益尊名益重郡邑交章薦之屢以目青母老辭不就母死喪葬盡禮有聞於人仁宗皇帝卽位宰相首以文學薦初授國子博士尋改翰林院五經博士直弘文閣備顧問時以爲得人陞翰林檢討逾年乞骸骨歸明年疾作旣亟命其季子完誦西銘至存吾順事歿吾寧也因接誦不已門人劉溥請問先生有何事答曰無事遂卒得年六十有五

翰林院檢討黃胤宗

黃胤宗名某以字行海鹽人世業儒父文傑洪武中爲秦王府教授胤宗生而秀偉好學篤行孝友出於自然伯父文俊爲鳳陽淮遠丞卒於官無嗣胤宗承父命爲之後躬往迎其柩歸葬服喪盡禮由是顯名遂舉爲郡庠生以易經登庚辰進士第當得顯官固辭不就乃擢福建汀州府儒學教授內艱服除改河南之彰德能以其道訓諸生諸生學成而仕進者彬彬然以績最陞北京國子博士講論有章課試有法得其開益者莫不敬服秩滿陞翰林院檢討旣三載以微疾竟不起年六十有四素性簡約罕與人接公退則閉門靜坐無求無營

不。狗。不。阿。凡。為。詩。文。下。筆。立。就。不。求。甚。工。取。適。意。而。已。蓋。類。其。為。人。焉。胤。宗。不。慕。顯。榮。安。於。恬。淡。素。位。而。行。三十。餘。年。清。慎。之。搆。始。終。弗。替。君。子。以。為。賢。益。若。莫。不。歸。

刑部主事王自牧謙

王謙字自牧錢塘人有至性父母歿歲時思慕哭盡哀有女兒以篤疾弗嫁事之如母居必擇交客有弗當其意者來謁相對移時不接一語所居在闔闔中左右皆華棖麗宇而謙環堵蕭然意泊如也洪武中官中書進刑部主事尋上章去恬退靜默不喜逸遊人以爲士林高致云

觀樂生許士修繼

許繼字士修寧海人少好學而家貧精確篤志不以貧故自沮遇事有拂激於意輒閉門取書誦之聲抑揚若合音節可聽至其家者見繼爲人忘其爲貧繼亦有以自樂不自知其貧也繼能文辭而好游山澤間物偶會心遐觀熟視戀戀不忍離去已卽爲文辭以自見嘗曰吾於天得可樂者五天朗潔時纖滓不敢留與我心類可樂也日之初升月之方霽時吾樂之霞之舒歛雲之

變化吾取以爲文。樂之吾於地。樂海之深博。浩漫淵之
澄瑩。樂山之秀拔。而遠者。是皆可輔吾志。發吾氣。吾文
得以汪洋不竭。峻而不險。肆而不污。者。此也。又曰。吾於
古人之言。樂之不厭。吾所以忘吾後古之世。不知處乎
荒僻曠絕之境。而常若有得者。非以其書存耶。斯其爲
樂最深間。以其意爲詩九章言。所樂者。而自謂觀九者。
而樂莫如我也。因別爲號曰。觀樂生。人疑觀樂生。是九
物者。人咸見之。而生奚獨取以爲已樂。觀樂生曰。吾非
樂九物也。能使九物爲吾樂耳。吾樂於天地間。無所不
取。而豈特九物哉。天之與我者。亦大矣。豈特與我衆人
皆受之。第衆人不知。而吾知。衆人不樂。而吾樂耳。衆人
之所樂者。富與貴也。罄其心之智計。不足以致之。而卒
亦不能守。藉能守之。覩覩然。如鼠食乎機器之傍。且嚙
且目。委尾而側行。惟恐機之發也。計其心。曷能斯須樂
哉。孰若不待求於人。而得。不必畏乎人。而安。隨乎所寓
而無所不樂之爲美也。疑觀樂生聞其言。而異之。曰。觀
樂生。其知道者耶。後竟不知其所終。人以爲蟬蛻云。

太常博士陳世昌

陳世昌錢塘人、力學古文、不慕仕進、元至正初、以布衣召入翰林、母老、力辭不許、詔有司勸駕、不得已就官、未幾乞外、遂奉勅代祀海上、值道梗、寓居嘉興、授徒養母、張士誠據平江、屢致不屈、洪武初、徵修禮書、授太常博士、尋以母老甚、疏請終養、三請得旨歸、無何而母終、復下詔徵之、力辭不起、以壽卒、所著有希言集

應天府治中凌

賢 子晏如附

凌賢字

歸安人、領洪武戊辰浙江鄉薦、在武岡州

知州、考最、陞應天府治中、居官剛正不阿、無何、改知鄭尋、又謫均、有隆平侯者、自荆還、薦之曰、可當大任、

宗皇帝作招隱歌以徵之、入見、命階司馬、又命掌

都察院事、並辭、上歎曰、汝欲學疏、廣耶、朕遂汝高志、

御書賜老堂三字、褒而遣之、子晏如、業儒、敦行、精六書之法、入中秘、與修永樂大典、書成、拜吏科給事中、陞本科都給事中、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掌院事、舉劾、不避、察案、憚之、時與都御史顧佐齊名、雖登顯庸、而橐無長物、祿入不繼、至賣產以供朝夕、既卒、訃聞、遣官諭祭、給驛歸、翰林侍讀苗衷志其墓、

禮部右侍郎吾紳

吾紳衢州人。擢永樂甲申進士，選爲庶吉士，入翰林讀書。因同列言理刑事。太宗聞之，遂俱改刑部主事。治獄寬平，人稱不冤。尋陞郎中，超拜禮部右侍郎。太宗謂禮部尚書呂震曰：「吾紳出白翰林，可佐卿典禮矣。」旣而爲震所擠，出爲廣東右參政。尋復職，改南京刑部，奉命考察兩廣、福建方面官。有參政素貪黷，結權要，且以紳爲故僚友，妄冀二天之庇。而紳竟斥之。時稱其公還朝，復禮部。未幾卒。紳性率直，於人短長無所較，視榮辱若不以介意。初拜侍郎時，衣冠畢賀，而一室蕭然，了無供具。或謂之曰：「拜官，卿貳不祀先燕客乎？」紳笑唯而已。

菜根居士吳宗禹

吳宗禹，括蒼人。裔出延陵季子，少簡亢志，氣高不與世俛仰。能爲詩歌，名出一時。嘗游江淮間，釣濠水上，兀坐長嘯，曼聲所激，林木俱振。人莫知其爲誰，見其家有菜，又有處士服，因號之曰「菜根居士」。居士聞之，曰：「甚善。」遂以自名。所居種菜數百畦，植淮甚時，且不留草萊亂之。故其蔬常盛於恒圃。性豁朗，不設機筭。人有過面折之。

善輒稱服。又能料事。當否於未然。及成不失毫髮。以故人爭推其才識。與交者貴。忘其位。長忘其齒。賢忘其所。德皆傾心。為之盡。而居士斥落芒角。益以謙和。自持。客至。擲蔬啐酒。既飲。醉輒引客行。蔬園中。人恠其蔬長。問其術。居士曰。吾不失其性而已。人愈竒之。意其可居官。累官於時。無赫赫名。去為人所思。居士雖仕。亦必隱者。狀人不稱其官。而稱其所居。居士喜曰。吾所隱誠非名所識也。卒以萊根居士終。

祭酒貝宗魯泰

貝泰字宗魯。金華人。少以文行稱。永樂初。由太學生中京闈鄉試。授餘干縣學教授。遷國子助教。尋陞司業。超拜祭酒。以文學受知。宣廟召見。便殿賜。御製招隱歌。前後在太學四十餘年。六館之士翕然從化。後致仕。歸蕭然如布衣。縣尹欲為造大司成坊。木石已具。固謝却之。不得已。改為縣儀門。所著有文集若干卷。

禮科給事中吳登

吳登錢塘人。永樂中以文學薦。擢禮科給事中。小心謹慎。受知。文廟日侍。宸翰退朝。不交妻子。一言近親。

經歲不相接 上益親信之終鴻臚寺丞

具登幾

鄧拯

文不

與大同

文不

文不

文不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十一終

兩浙名賢錄卷四十二目次

恬裕

明二

秦府教授鄭本忠 子複言 雍言附

桐山歸牧汪遷善改 孫九 齡附

督學僉事王孟堅鈺

國子助教金汝用礪

吏部郎中陳叔剛

興化府知府潘舜絃

開封府知府金尚文德

太僕寺丞金本清湜

撫州府知府沈和子綸附

太常寺少卿陳惟成贊

江西僉事陳廷嘉璣

廣西右叅政朱廷用鏞

學正張弘裕順

四川叅議朱惟正貞

禮部主事凌叔京鎬

山東右布政陳時起振

中書舍人王允達汶

河南按察副使陳直夫壯

福建副使司馬通伯聖

曲靖知府章景恂忱父珙附

池州府知府包汝調鼎弟鶴孫節附

江西布政司叅議張裕夫以弘子景琦孫元冲附

太常寺卿任克誠遜

靜樂居士徐士威震

國子監典簿趙尚確魯

陝西按察使來伯韶天球

萬安丞鍾巨川海

刑部尚書王明仲鑑之

山東按察副使韓守清廉

兵部尚書張常甫邦奇

江西副使惠從道隆

刑部右侍郎蘓天秀民

刑部郎中李宗文儒

刑部主事徐栗夫寬父義附

山東副使沈景明暎

隆慶州知州杜世英傑

廣東叅政祝惟真萃

刑部員外郎凌約言子迪知附

太常寺少卿潘時用辰

承事郎程敏恭俊用

臨江府知府尚美儀縉

惠州府通判沈懋德儀孫瑞臨附

湖廣布政司叅議謝汝正忠

東陽善士徐仲學志

刑部右侍郎葉良臣相

貴州布政司叅政陳良謨

吏部左侍郎謝以中丕

方逢吉人

沈大威駢

子光華
英華附

深州知州孫本

封禮部主事王暄之賜

從子任用子
三錫三接附

湖廣布政司叅議盧子春煦

禮部左侍郎陳晉甫陞

江西布政司叅議王直夫庭

安慶府丞鄭文光燁

繁昌縣知縣祝思堯繼英

工部員外郎孫吉夫廸

國子監祭酒王子揚激

永州判官許達夫淪

南京兵部尚書趙世胤天祐

封廣州府推官駱伯瑜璋子居敬附

布衣周尚行輦

鴻臚寺卿周用賓文興

翰林院編修駱質甫文盛

星子簿許朝儀瑛

延平府同知蔡潤之玘

南京光祿寺卿項秉仁錫

青州府知府施平叔峻

感恩縣知縣董道卿遵

雲南按察司副使張伯啟元論

文學楊以齋美璿

鴻臚寺卿胡秀夫森

橫州判官王伯雨濟

廣西按察司副使沈道初啟原子邠附

沔陽州知州楊志澄茂清

尚寶司少卿徐深甫自得

同安縣知縣邵以升旭

漁江沈時翰文楨

南京吏部郎中鄒醇甫國儒

雲南叅政朱良矩方

湖廣叅政李樂

兩浙名賢錄卷四十二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四十二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吳興茅元禎公良氏閱

恬裕

明二 共一百五人

秦府教授鄭本忠

子復言雍言附

鄭本忠，鄞人。學問淳正，言行敦卓。以明經舉，授秦府教授。以身率物，不假言說。對之者如坐春風中，不再朞節。解官歸日，以詩書自樂。超然不知名利爲何物，自號安。

分生所著有安分集藏於家子復言雍言相繼登進士
俱至顯官而談然自視如布衣人尤以爲賢

桐山歸牧汪遷善改

姪孫九齡附

汪改字遷善桐廬人洪武中領鄉薦授丹陽縣儒學教
諭獻三策於朝深切時務陞臨清丞永樂改元弃官歸
自號桐山歸牧安貧樂道以吟詠自適性行端潔不混
流俗瓊帽骨篋未嘗簪戴曰畜類之毛死獸之骨豈可
加於首乎晚好神仙年八十餘點校丹書手不去筆詩
文取達意不事雕績類其爲人惜多散逸不傳姪孫九
齡字良永領正德己卯鄉薦授肇慶府推官以卓異拜
南京山西道御史直聲聞於一時

江西督學僉事王孟堅鉅

王鉅字孟堅諸暨人幼聰慧日記數千言及長益博綜
經史永樂壬辰進士及第歷官編修修撰宣德中同修
兩朝實錄書成引疾歸正統初起爲江西督學僉事少
師楊士奇薦之也鉅正身率物大小各有造就長河洞
氓聞其賢亦遣子入學考績至京顯者倨傲弗爲禮卽
日引退安居田里以文翰自娛鄉士大夫至今推重之

國子監助教金汝用礪
 金礪字汝用，仁和人。洪武末，以鄉薦高等乙榜，授教職。九年，秩滿當遷，需次者久之。永樂庚辰，始擢國子監典籍。時四方書版多送京師，詔置諸太學，無所於儲。礪慮其敝，乃聚蘧蔭為席屋，中列架以庀焉。旦夕謹視，隨闕輒補。有刷印者，使人去其凝積，毋致浥損。故梓刻得傳。至於今者，礪之功也。大學士楊士奇雅重之，礪為典籍九年，秩又滿，乃書最以去。士奇為文以贈焉。既歸，省先墓及復任，又久之，乃得陞助教。恬靜安職，絕無外慕，人以為賢云。

吏部郎中陳叔剛

陳叔剛字叔剛，餘姚人。初為縣從事。永樂初，舉賢良，起為吏部主事。歷郎中，性廉潔，在官三十餘年，居處服御如寒士。上方屬意大用，叔剛屢乞休，勉從之。宣德中，再被召不起。有故家故事。陳吏部集。
 典化府知府潘舜絃琴

潘琴字舜絃，世居景寧之沐鶴溪。年二十四，舉正統丁卯鄉貢。天順丁丑，成進士。歷南京吏部稽勳主事，改兵

部武庫，遷職方員外郎，擢福建興化府知府，每以片言折獄，庭無留案，建社學，毀淫祠，籍廢寺田以贍公用，禁端陽兢渡，元宵放燈，諸舊俗，先是岳正爲守，以執法行政，積怨成謗，去其官，繼者方以簡靜獲譽，琴實再繼之，大爲設施，不避權貴，人始譁而終信，莫不愛戴之，若父母當路，方交薦之，擬內召，不顧，竟致仕，歸琴，早邃經史，爲文典則，有古風，性嚴重，不苟合，自致仕以來，家居三十八年，口不道世事，足不至公室，惟教子姓及鄉後進，文學齒德，隱然爲東南重，雖踰耄耋，神采精健，不異少壯時，所著有竹軒稿七卷，詠史詩一卷，忽夢人贈以詩，曰：吾將還造化矣，會小疾，卽移正寢，戒婦女無敢近，及曠而逝，年九十。

開封府知府金尚德文

弟尚義附

金文字尚德，世爲麗水人，弱冠補邑庠，時草寇攻圍郡城，御史李俊募奇勇士，百道固守，文應募，建策多所裨益，城卒完，辭賞不受，一時高其才識，景泰庚午，領鄉薦，明年成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癸酉，拜行人，出使四方，詞翰語言，見者嗟讓，陞刑部員外郎，進郎中，連丁內

外艱服除再補刑部明刑十三年始終無請託之議察
案稱之無異詞陞河南開封府知府時累歲淫雨害稼
黃河岸決百姓薦飢流離殍死者不可勝計文親履災
所驗實圖狀定高下爲奏免其賦又奏便民七事詔皆
可之文素剛直不能與時俯仰當道忌而銜之會諸道
覈官潛以文名附章末乃得詔與致仕時年纔四十九
耳知文者無不爲之太息文聞之不待報卽忻然治裝
歸和陶靖節歸去來辭以寄意文於兄弟中友愛尤篤
弟尚義爲御史好直言時值星變文知其必不自嘿乃
作東甌童子篇以諷止之北尚義被逮謫戍遼東寓督
府防察甚至衆皆謂文不宜往視文日往酣咏寬釋至
就道涕泣抱持不忍舍觀者多感泣文天才縱逸詩文
援筆立就平生著作甚多與尚義唱和二集曰墳篋和
聲旣謝事治別業去城西一舍許扁舟往來遺落世事
隨所得爲題詠曰鏡潭雜詠晚年更號鏡潭主人卒年
五十有四

太僕寺丞金本清湜

金湜字本清鄞人幼有異質甫髫輒能詩歌長益宏肆

漁獵墳史，中正統辛酉鄉試，升太學，以習古書法，授中書舍人，待詔文華殿，遷太僕寺丞，時監牧者多以墨敗，孳息日耗，士耻居之，湜獨奮曰：「貪泉豈能汚廉士耶？」即日乘傳詣寺，釐剔宿奸，風節琅琅，圍人相顧駭曰：「此鐵漢也。」憲宗卽位，勅賜一品服，使朝鮮，朝鮮雅尚文學，凡中國使至，必求詞翰嘗之，湜卽席數十篇立就，其國素稱才俊者，輒吐舌不敢出一語，因請湜所經歷題詠刻之，名皇華集，又選美人入侍，湜以詩却之，還朝上章乞休，不許，竟拂衣歸，自號朽木居士，家食二十年，足不一跡，公府雖親黨慶唁多謝，不往，惟與名勝士結社爲樂，居常坐卧一小樓，操弄觚翰，篆隸行草，綽有漢晉人風度，又善寫生，性尤喜竹，人有丐者，輒欣然命筆，不經思致而恣態橫發，隨綴小詩，其上流麗可愛，人得其片楮，珍之，暇則過僧廬，吟諷忘倦，一日口占一律示僧云：「都將浩氣還元化，只把清風付後生，後數日果卒。」

撫州府知府沈和 子綸附

沈和，仁和人，家貧篤學，登正統十年商輅榜，進士第，授刑部主事，盡心詳讞，獄多平反，有德之者懷金謁謝，怒。

却之曰爾以我執法爲私耶出恤刑淮安安慶各讞寃盜獄活九人遷撫州府知府有惠政民愛之稱沈父未幾解組歸卻掃燕坐未嘗至公府非遠出不乘至里門必下子綸官至蕪州知府父子二千石而清素如貧士布衣徒步遇者不知其爲五馬貴也

太常寺少卿陳惟賢贊

陳贊字惟成餘姚人以薦爲儒學訓導會纂修宣廟

實錄天下郡國會萃事蹟以上而兩浙十一郡之事贊寔總之時稱史才書成簡任翰林待詔遷五經博士以薦陞廣東布政司左叅議時廣寇黃蕭養之後民極凋瘵贊撫摩曲至訪鰥嫠幼稚之被掠賣以還其家瘞兵死遺骸親爲文祭之聞者感悅景泰初遷太常少卿疏乞致仕不許三請始得旨時年未六十也有別墅在西湖之上遂留家於杭先是浙中名卿大夫致仕家居者六七公而南京吏部尚書魏叔良驥其一也聞贊歸皆來會喜相語曰歸老之榮皆上賜也乃約月一集爲恩榮會會必賦詩爲樂時以比之洛社云

江西按察僉事陳廷嘉璫

陳璘字廷嘉，台之臨海人。起家進士，選入翰林，讀中秘書，坐郎中盧信士繫獄，遘劇疾，弟琛入侍，因感疾卒。璘意極哀之，而未嘗幾微怨。盧時稱長者，久之事白，授檢討，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參考漢唐以來儒先之說，折衷之，而一以濬洛諸儒爲準。書成，以疾乞歸，就醫杜門，却掃者十五年。方岳大臣咸禮於其廬，而鄉里有訟者，不之官，而求一言以爲解，蓋雖投閒致散，能以善成其俗如此。正統丙辰，聘同考會試事，竣乞歸，執政強起之，擢廣西按察僉事，提督學校，纔五月而嶺南數千里風化一新。丁外艱，服除，改江西江西士類素聞其風，爭自磨濯以求見錄，滿三載乞休致。既抵家，益謝絕人事，惟以成就後學爲務。家素貧，而事母極甘脆，母樂其養，以壽考終。而璘亦年踰七十矣。晚年家益貧，然急於行義，嘗戒諸子：遇貧乏者，宜隨力賑之，不必計其多寡，若須富而後行，恐吾儒終無濟人之期。知縣孫振望嘗往謁璘，顧其敝廬，欲爲葺治，且請令庖人繼肉，璘皆峻却之。惟以毀淫祠，除宿弊數事爲言，曰：使一邑安，則璘也受賜多矣。成化改元，進階朝列大夫，明年卒。春秋八十。

有二

廣西右叅政朱廷用鏞。字延用，仁和人。登景泰丁未柯潛榜進士第，授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父艱，服闋，改工部營繕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知廬州府。秩滿，陞廣西布政司右叅政。自入仕後，屢乘傳就行事，立辦在營繕，適楚府災，民方困食，計以武昌商稅所入業修，建人不知費，時希事者欲新南北畿行殿，及鹵簿鏞具陳，緩急所宜，皆報罷。廬合肥僧殺其師，匿跡服喪，舒城民婦因奸殺其夫，六安民殺從弟，皆誣逮他人，具獄上，讞鏞閱成案，庶得實。盡平反之人，皆心服。尊至廣西，過以軍務行邊，紀功蒼梧。督平鬱林賊，還師有疾，遂得請致仕歸。深居簡出，脫却世故，日以黃老方藥之書自娛，與致仕夏大理、季爵、張憲、副鳴玉、陳都、閻彥章數人觴詠逸會於西湖山水間。號歸榮雅會。卒年六十有七。鏞平生崖立，負氣慎許可，落落若難合，而情致恬雅，文辭豐蔚，意見所至，酬應不窮。一時稱為宗匠。至於進退老壯之節，無不合於古人者。士林以爲難。

學正張弘裕順

張順字弘裕杭州右衛人天順間由舉人授沔陽州學正丁內艱服闋補平度州已而又改定州順爲人高邁間曠襟抱酒酒工諷詠善鼓琴三爲學博務以絃歌化人積官六年不遷塵凝瓊席澹如也平生勇於爲義鄉人沈明嘗忤縣令陸樞樞欲陷之死適有井中尸竟坐明明苦拷掠不得已誣服樞入覲囑丞斃之獄順聞之往告丞曰人命至重君職爲丞當平反寃繫以補令缺顧可殺人以媚人邪丞悟轉聞其事於上明得不死久之明始知順爲之地走謁謝順閉門不見明號泣叩頭外戶而去

四川布政司叅議朱惟正貞

朱貞字惟正錢塘人祖緜有學行爲黔國沐公所重請於上延爲塾師改授學錄始家金陵父皞以家學嗣居師席生四子貞其仲也幼警敏異常兒稍長博通經術景泰癸酉領鄉薦天順丁丑登進士第除河南磁州知州有異政改鄧州以憂去起復陞南京刑部郎中三載考最陞四川布政司叅議奉勅總督松潘等處糧儲

舉措以便民為務，而撫禦有方，剽掠遂息。惟黑虎寨恃險不服，乃與總戎等官密謀剿捕，四境以安。事聞，賞與將埒。遽以及年，疏乞骸骨歸。軍民攀送，縉紳供張為別。觀者榮之。既歸，葺田廬為怡老計。暇則與林下士大夫為真率會，優游十有五年。年七十又七而歿。平生保重遺體，不妄交際。雖遇童子，必以禮居。鄉居官與物無忤，而好施樂與出於天性。舊識某者稱貸，久不能償，召其子以券與之。去，祖塋數里，別置地以葬，臧獲之亡者，其存心長厚類如此。幼工楷法，晚變為行，益妙。所著有息軒稿若干卷。

禮部主事凌叔京鎬

凌鎬，字叔京，新城人。天順庚辰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丁外艱，改禮部。在任逾五載，未調。或以進取說之，鎬曰：「在郎署，猶恐弗稱。敢他覬邪？」人皆高其恬雅。性質實，耻為導諛事。或未善，雖尊者前懇懇論，弗避。嘗以此齟齬於人。至其臨下，恩意優厚，未嘗以惡聲加也。居官廉靖，卒之日，囊無遺資。京邸多逋負，人不責其償喪，始得歸。山東右布政陳時起振。

陳振字時起，鄞人。成化辛丑登進士第，授知吳縣。以考最補河南道監察御史，遷福建按察使。連丁內外艱，居喪九年服除，補雲南副使。陞陝西苑馬寺卿，尋引疾乞歸。疏已在途，會有命徙官，遂以山東右布政致仕。優游林下十二年而卒。振性恬淡寡營，歷仕三十年，官至二品。致政之日，囊橐蕭然，疏糲僅以自給，家居足不踰戶閭，口不及時事，姻親故舊鮮接其面。所上章疏，子弟不及見其草，卑言而危行，好勝者莫與之爭明，於界分以法度自防，絲毫必執，無少假借於家。於官截如也，而心迹不二，始終不渝。忤且嫉者，無所投其釁，宏雅之譽人稱之至今。

中書舍人王允達汝

王汝字允達，義烏人。忠文公禕之曾孫也。少孤，思繼家學，讀書極勤苦，素貧能守道。自樂登成化戊戌進士第，上疏乞就本郡教授，奉忠文公祀，不許，乃授中書舍人。守正不阿，適有進不以道者，羞與爲伍，遂謝病歸，築室齊山下，取累世所積書讀之。若將終身焉。弘治改元，兵部主事婁性都御史虞瑤交薦於朝，遂與翰林檢討陳

獻章同被召，汝猶力辭。待講學士謝鐸祭酒章懋致書勸駕，逾年始就道。至淮，病偶增劇，未抵京師五十里卒。因居齊山，學者稱爲齊山先生。有齊山文集若干卷，藏於家。

河南按察副使陳直夫壯

陳壯字直夫，山陰人。初從父戍燕，清苦力學，慷慨有大節。天順間成進士，拜南京監察御史，號有風裁。時官留都者，莊景劉大夏倪岳羅倫輩皆海內名流，壯與定交。日以行義相淬厲，尋改江西僉事，以憲度督察官吏。雖素所愛厚，無所假。未幾抗疏乞歸，李少師東陽重其去，有莫與越人謀出處。直夫先謝外臺，歸之句歸十餘年。用薦起官福建，辭弗許。尋擢河南副使，甫蒞官，卽懇疏乞休。旣得請，杜門讀書，絕請託。事有不平者，輒爲直於所司，或歸德焉。辭不居，典至携賓朋，涉泛觴詠，陶如也。壯直道事人，志未竟而退，退而爲鄉之典型者二十年。有所著集若干卷，藏於家。

福建按察司副使司馬通伯璽

父軫附

司馬璽字通伯，山陰人。父軫由學官歷國子助教學術。

宦業皆有聲。聖幼承家學。博極文典。性通朗恬雅。與人交如飲醇。成化中以御史視學南畿。校文日閱千卷。評品次第。如鑑衡不爽。南人士至今稱之。擢福建副使。卽乞身歸。歸卽杜門謝事。闢園亭以自娛。嘗題其門曰。獨呼明月長陪醉。不負青天早放閒。其襟懷曠達如此。尤工辭翰。所著有蘭亭集。

曲靖府知府章景恂

父珙附

章恂字景恂。會稽人。成化間進士。初令臨城。累遷曲靖守。所至有惠政。民並肖像祀之。恂天性孝友。淡於榮利。家居二十餘年。城府罕入。其自述有曰。敢謂身從顏氏樂。直將心比伯夷清。所著有臨城集。克齋稿。恂父珙有孝行。鄉人稱之。

池州府太守包汝調

弟鶴孫節汴檉芳附

包鼎字汝調。嘉興人。成化戊戌。與弟鶴同舉進士。鼎授兵部主事。歷陞郎中。乞改南部。出知池州。爲政務大體。不事煩苛。號爲清簡。郡中大治。性恬退。有泉石之好。年未至。遽乞休。弗問家人生產。足不入公府。鼎孫節汴俱爲御史。節忤權璫。謫戍。風裁凜凜。卒贈光祿寺卿。汴南

比部郎中、僉楚臬、叅蜀藩、均賦戢亂、俱有茂績。汴子檀芳先汴釋褐、授禮部主事、隨晉督學、號稱得人。及歸、捐田贍族、艱於婚葬者、悉力賑之。優游林下三十年而卒。

江西叅議張裕夫以弘

子景琦、孫元冲、曾孫一坤附

張以弘字裕夫、山陰人。成化中以進士起家、拜吏科給事中。凡所建白、皆持大體、出為江西叅議、致政歸。性寬簡、疑厚、終身無疾。言遠色居、鄉恂恂然、飲人以和、無賢愚皆稱張公長者。子景琦、孫元冲、曾孫一坤、四世繼登進士。而家仍儒素。景琦初官主事、忤宦豎、謫判大名。終桂林知府、清約自甘、糲殮每至不給。元冲以給諫、歷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為人簡厚、有祖父風。

太常寺卿任克誠遜

任遜字克誠、溫之瑞安人。生而穎悟、不羣。七歲能賦詩、作擘窠大字、徑數尺、俱有法。有司以神童薦於朝。宣宗聞而奇之、面試其書、嘉歎、俾即文華殿、績學所以供給之者甚厚。未幾命為國子生。景泰初、授順天府照磨。仍以書藝供奉。遜不圖倖進、每九年考最始進一秩。故自中書舍人、五轉至太常卿。仍考最、食從二品俸。凡歷

仕四十年。供奉勤慎。未嘗有過。弘治戊申年六十六。上疏請老歸。復家食十六年。以癸亥卒。時年八十二。遜爲人。清心寡欲。於世味泊如也。公退靜處。門無雜賓。室無長物。條然如衲僧。興至弄筆墨。輒作書畫。以自適。或時吟詠。發舒情思。皆山林語。若不知身在禁近者。因自號坦然居士。嘗著書一編。推性命之原。窺造化之妙。有觀物遺世意。名雲山樵語若干卷。秘惜不以示人。藏於家。靜樂居士徐士威震。

徐震字士威淳安人自少秀穎端重八歲入鄉塾書過

目輒上口。蚤夜孜孜。涉獵經史。旁及陰陽地理律曆諸書。靡不研究。年十五。父母相繼歿。治喪祭一循典禮。宗族稱孝焉。性尤好施予。每遇歲歉。發廩以濟貧乏。不能償者。置之。外貌和悅。而中有定見。是非好惡。一出於公。鄉人有爲不義者。惟恐聞之。或爭論不平。及田地疆界不明。必造門求直。得一言以爲解。訓教諸子孫。皆以義方。每誦諸葛武侯靜以修身。儉以養德之語。勉之子。貫舉天順丁丑進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嘗遺書戒之曰。古人有言。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吾兒不

可不勉。平生雅愛山水，遇奇勝處，登臨忘倦，嘗構靜樂樓，以爲遊息之所。因自號靜樂居士。又預卜壽藏於天堂之原，人皆稱爲達者。卒年八十有四，稱封公者二十一年，未嘗以赤一于於有司。君子以爲難。

國子監典簿趙尚確魯

趙魯字尚確，山陰人。以尚書領鄉薦，歷任教諭，秩滿不調。恬靜自如，人高其養。正統十二年，陞國子典簿，日端坐觀書詠詩，校對梓刻訛缺，或忘寢食，倦則鳴琴自娛。祭酒陳敬宗謂人曰：趙尚確仕不近利，學不近名，對之坐談簡淡有味，令人興起。今之黃叔度也。久之，遷典簿，益勤敏盡職，不以爲卑。秩甫滿，卽引年致仕，行李無一長物，惟囊書數百卷而去。

陝西按察使來伯韶天球

來天球字伯韶，蕭山人。登弘治庚戌進士第，授工部都水司主事，調刑部，陞員外郎。武宗登極，闡瑾擅權，懷不與東揖之恨，出僉陝西屯田。時四川流賊入漢中府，界督撫洪鍾行委監軍紀功，得以便宜行事，遂指授總兵官闡綱方畧，擒其賊首藍五等，以功陞本司使，持憲

嚴明案無滯牘。適河南鎮守廖堂調陝，球發其陰私於直指使者，方指叅聞。而堂先以馬檄誣奏，矯旨逮直指等官下獄。球喟然歎曰：「平西賊易，平廖賊難。城狐社鼠，可奈何哉！吾有以自處矣。」因入覲，自陳乞骸骨歸。球曰：「時行時止，吾其到岸之舟乎？」雖有風波，吾知免夫。時與士友適意於湘西二湖間。嘉靖乙酉，次子應山舉於鄉。球意有以自慰，家構南山堂，引江風與山月以自樂。卒年七十有九。

萬安丞鍾巨川海

鍾海字巨川，海鹽人。世有隱德，而海獨以文無害起家。初授懷遠縣丞，以名節自喜。時時左右其民，不忍傷時令。籍戚畹，濫甲科，挾勢漁民，無屬厭也。海戚然曰：「是虎而冠者，不幾盡食吾民乎？」益出身左右，民事事執法，與令反，令患之，遂誣海以不法事，屬其黨聞於朝。海亦實採民間患苦狀奏之，並逮繫詔獄。當路者以令國之肺附，不得獨直。丞竟與令同報罷。後七年，事白，復丞萬安。一時監司守令聞其風，胥高其節，不卑其官。每遇盤錯，輒曰：「非鍾丞不可。海故不耐煩，乃浩然歎曰：『奈何以七

尺。殉。五。斗。哉。遂。拂。衣。歸。方。海。之。將。歸。也。寄。詩。家。人。有。何。日。南。臺。公。事。畢。釣。舟。春。雨。卧。滄。浪。之。句。比。歸。而。謝。絕。塵。事。日。與。二。三。同。好。擁。鼻。高。唱。於。青。山。白。雲。之。際。性。復。清。簡。不。問。家。人。生。產。至。鬻。所。居。以。佐。吟。資。裕。如。也。子。梁。爲。濟。南。守。不。朞。而。解。綬。梁。之。季。子。夏。丞。貴。溪。甫。九。十。日。卽。挂。冠。君。子。曰。是。子。是。孫。不。媿。乃。祖。乃。父。亦。春。卧。滄。浪。有。以。風。之。也。梁。先。以。刑。部。主。事。考。得。贈。海。稱。封。公。吟。弄。風。月。者。復。十。餘。年。以。高。壽。終。

刑部尚書王明仲鑑之

王鑑之字明仲山陰人成化戊戌進士出宰元氏召入臺爲監察御史巡按貴州督學南畿擢大理右寺丞進少卿僉都御史再進副都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改北未上轉左陞刑部尚書乞身歸在元氏有惠政於民旣爲京官民以事來者必踵門拜謁如見父母在南畿嚴考校公去取聲威赫然初若不可犯已而講論經義指授嚮方疊疊不少倦聞者典起爲僉都經畧紫荆諸邊關爲副都撫治鄖陽再撫湖廣皆有政績可紀及爲尚書值逆瑾竊柄事多掣肘歎曰此豈可爲時耶遂引年去

上不能留，賜玉帶以寵其行。比卒，命有司賜祭葬，皆如例。鑑之風儀峻整，而性恬澹。每進秩，處之若不勝。未嘗色喜。歷官內外，清謹如一日。雖居臺省，位常伯至，老家無一長物。嘗謂人曰：希聖希賢之事，我未之能。然未嘗一日不學為君子。未嘗敢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見仕途有屈節權門者，則深擗歎息曰：士患不能得死所耳。窮通禍福，有命焉。此身一失，胡可復乎？其見如此，故能知幾勇退，克保終始，非偶然也。

山東按察副使韓守清廉

韓廉字守清，餘姚人。登弘治丙辰進士第，授任縣知縣。任土隘人瘠，轉徙者半。廉加意拊循，省刑節費，民繇是父母之相率歸附。治為天下最徵，拜廣東道監察御史。出按福建，風裁凜然。漳南盜肆，掠督師，剿平，賜白金彩紵。當是時，逆豎劉瑾擅權，欲以孽孽冒功，脅之禍福。廉不為動，乃藉他事留。再巡冀，在必獲。廉抗持益力。瑾矯詔調高安縣知縣，已又搜舊牒，摘微過，詔下貶官者三。猶銜之，逮繫禁獄，將甘心焉。踰年，瑾誅得白，除通州判官。稍遷潞州知州，以憂去。服闋，補知秦州。晉河南按

察僉事山東副使兵備天津調辰州府知府上疏乞骸骨會世宗皇帝登極特獎恬退復副使致仕庶乃開別圃植花卉日與耆舊觴詠娛樂非飲射讀法足不履公庭鄉人敬重之行部使者至餘姚必造其廬問焉卒年九十有四庶襟度高朗視天下事一無可櫻情者方觸逆瑾逮禁獄人爲庶憂庶曰死生命也憂何益處之裕如傳稱達者齊榮辱一禍福其信然耶乃竟不及於難而又以壽考終天道福善庶之謂矣

兵部尚書張常甫邦奇

張邦奇字常甫世居鄞之槎湖生而岐嶷年十五六已沉酣六經鈎稽百氏然竊志聖賢之學游神高朗耻爲世俗媸媸者十八舉於鄉二十二成進士改庶吉士讀中秘書時中閣劉瑾竊持政柄子弟之于恩澤者廁跡翰林而諸學士不屑也數誚讓之邦奇私於所知曰瑾焰不可燎也易危壯頰孔戒已甚奈何蹈之禍其不免乎然居常憤憤著張騫乘槎賦以見志瑾方日弄威福數徵文以法縉紳有荷校而斃者衆稍稍絀焉而諸學士則終不與也瑾以其不與也而銜之乃螫諸學士屏

斥殆盡人謂邦奇有先見云已乃乞身歸省食貧者數年當道交薦復力辭至檄有司勸駕不得已至京力乞外補遂出爲湖廣提學副使躬御父母以從時武皇四出游幸宸濠稱逆四方洶洶父母固不欲留曰奈何不念首丘乎乃復上疏乞身終養得請復躬御父母以歸肅皇帝登極旁求俊乂起爲四川提學無何以病免又起爲福建提學歷遷庶子祭酒南京吏部侍郎以父喪去服終起爲吏部侍郎推轂善類靡有遺力而終不泄露幾微久之私念曰殆哉權勢禍之牙也瘰癧殃之構也日牙而構而又不已也如老母何乃徙翰林已又徙詹事終以母老故不樂居數上疏乞骸骨上憐其意特改南京吏部尚書使內得致其養而外得輸其忠蓋優禮之也無何以病卒邦奇好學篤行志操端潔初以母老澹於宦情故屢進屢退無繫心然邦奇卒官八座年六十餘考終而其母尚在蓋百有餘歲而後卒則天之慰邦奇者至矣視世之嗜名躁進一蹶以遺父母憂者寧啻逕庭哉

江西按察副使惠從道隆

惠隆字從道仁和人父達精書翰善鼓琴 憲廟徵補中書舍人改錦衣百戶隆亦就學京師遂以順天籍舉弘治壬子鄉薦癸丑成進士初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出守永平改寧國終江西按察司副使隆爲人簡靜恬雅知幾達時兩爲郡綏柔保釐有循良之稱及副臬江右爲讒者所搆卽拂衣歸杜門掃軌養高息營足跡不及公府構西爽樓臨水對山日婆娑其中或與親故父老話桑麻及閭里細事林棲四十年無一造請人皆以爲士林高尚所著有北屏存稿若干卷

刑部右侍郎蘓天秀民

蘓民字天秀其先爲處之遂昌人洪武初我太祖大封親王博選東南巨族以充侍衛民曾祖良與焉時從愍王之國遂爲秦人籍儀衛司民自幼穎悟不凡弱冠遊鄉校師事宿儒柳先生會督學使者校諸弟子員民第名在柳先生上當廩食民自督學使者曰弟子不可以先師柳先生師也卽民偶以一日之長蒙賞識亦師之功安可先師受廩乎且以文章小技爲後先而使黷序中失長幼之序亡師弟子之禮不可以訓督學使者

竦然起敬曰。不意澆俗中。乃有知讓如此生者。知讓必知孝與忠矣。亟從之。時鄉士大夫皆曰。蘓氏子賢。能讓。未幾。登弘治乙丑進士第。授山西榆次縣知縣。考最。徵爲兵部職方司主事。時逆瑾擅權。惡其不附。已構落職。爲四川糧梓驛驛丞。民毅然就道。在任盡職。不敢以遷。謫解。無何。瑾誅。復官爲工部主事。改吏部考功。三轉爲文選司員外郎。陞驗封司。署郎中。爲諫止遊巡奪俸。六月。再調考功司。署郎中。世廟入繼大統。凡諫止巡遊。官跪廷受杖者。得陞俸一級。乃調文選司郎中。文選據要地。多所嫌疑。民處之。特有清譽。乃陞太常寺少卿。轉正提督四夷館。尋陞工部右侍郎。內艱。家居清修。自持一毫不以干人。服闋。改南京兵部右侍郎。嘗署工部事。八月餘。司廳以直廳百金奉民。民正色却之。曰。我自有應得者。此何以爲。南都人士服其廉。陞北京刑部右侍郎。甫兩月。得微疾。怡然而逝。年六十有三。

刑部郎中李宗文儒

李儒字宗文。嘉興人。其先徙於華亭。遂家泗涇。績學稱宿儒。正德庚午。始舉於鄉。明年中會試。引疾不廷對。歸。

甲戌始第進士年四十餘矣人謂儒蓄久而發之遲且
 斬於速售而儒見時事不可其意竟謝病以去自是家
 居者又十年澹然無復有冀於世因自號宜散以見其
 志嘉靖改元詔起恬退之士若干人而儒名在數中始
 就選為建寧府推官擢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南部為
 散吏而祠祭為清曹經歲不知案牘儒為之靖約尤宜
 於其官又三年陞南京刑部郎中時年五十有七駸駸
 向用矣而儒已決於去遂請老歸又八年而死儒儉朴
 而寡欲糲飯布衣終其身自建寧歸不載行李惟破篋
 貯書數卷而已唐順之銘其墓有曰士之勇於進怯於
 退而忘其自潔也久矣公之行在古人不為音然求之
 今世得如公者何其少也就公而論則有兩說去於郎
 中之時者猶為易而去於進士之時則為難蓋宦成而
 不能去者有之未有始進而必去者也去於正德之時
 者猶為易而去於嘉靖之時者則為難蓋遇濁世而不
 能去者有矣未有治朝而必去者也豈莊生所謂以簪
 笏為柴柵者公固其人與時論以為允

刑部主事徐栗夫寬 父義附

徐寬字粟夫海寧人登成化辛丑王華榜進士第授工部主事調禮部以清節自勵年未四十卽挂冠歸閉戶讀書六經子史靡不通解孝友敦睦出於天性父義嘗發粟賑飢踵而行之嫁隣女之貧者人到於今稱之所著有醉陶詩集楊文懿守陳志其墓

山東按察副使沈景明

沈暕字景明雲和人性聰敏有才識雅志簡澹由弘治乙丑進士累官山東按察司副使所至俱有能聲在山東曹濮時適王鏜寇發勢甚猖獗暕設方畧勦絕境賴以寧當路偉其功薦擬殊擢而意已倦遊竟致仕歸晉階重中大夫林下日以詩酒爲娛自號東村野仙

隆慶州知州杜世英

杜傑字世英其先陝西天水人宋南渡徙家於岷岷人因名其所居曰杜家堡父真當宣德初以旗籍隸錦衣衛始家於京師娶宋氏生傑少穎異通尚書弟子從受經者甚衆成化丁酉舉順天鄉試試禮部數弗利念親老將從吏部選或止之喟曰吾爲親屈耳比選授山東文登縣知縣乃奉親之文登甫八月而不祿執喪甚哀

服除補夏邑滿九載以課最勅贈其父母傑津津色喜曰吾今而後可以爲子矣尋判湖廣辰州府擢知河南陳州改直隸隆慶州禦虜有功當遷竟謝政歸而子民表舉進士由鉛山知縣徵入拜監察御史得誥及傑進階奉直大夫未幾御史以言事獲罪傑復津津色喜曰吾今而後可謂有子矣乃與俱還嵬貧甚僦屋以居無愠色傑爲人和易坦率生長京師不事華靡蒞官所至著績初爲文登却海艘歲例錢沿海諸營衛軍餉取給於縣令率苦之獨憚傑不敢犯夏邑瀕大河爲築長堤明年河驟溢老幼感泣曰無此隄吾屬其魚矣在辰州時承順與保靖交閩鎮巡議剿之傑請往諭以禍福遂皆歸命省兵糧數十萬旣久又奉檄之保靖保靖餉以金貨一亡所受故家居益貧而性喜施予見故舊有窘難出貨力振解之如弃稊稗然嵬俗有訟者徐出數語解之無不立散去一鄉之人皆尊稱之曰杜公蓋居嵬六年而終得年八十有二

廣東叅政祝惟真萃

子繼臯附

祝萃字惟真海寧人成化甲辰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工

部從徐侍郎貫治水吳中發卒二十萬綜理有方士卒樂爲之用進虞衡司員外郎嘗上疏請上親禮儒臣以資放沃不報再請又不報乃疏乞歸養正德壬申起爲陝西提學副使進廣東左叅政遂解官歸萃性至孝每侍親側愉色溫詞保愛周至惟恐傷之博綜藝林雖象緯星曆山經地志醫卜諸書無不研究安恬靜退再疏懸車忠蓋敢言不忍以緘默克位所著有禮經私錄古文集成宋元史詳節等書子繼臯癸未進士仕終兵部員外郎

刑部員外郎凌約言

子迪知附

凌約言吳興烏程人黔中校官震之子震有賢稱能文章言少受家學業甚工甫弱冠就試諸生間往往冠其曹然至應鄉薦輒病不利因著夢成賦以自見久之用選貢升國子上舍始薦應天至會試輒又病不利而又久之始謁吏部選爲全椒令朞月而全椒大治吏部課令最得沔陽守沔陽名爲饒而困涉言爲築下流之隄以捍荆湖漢沔諸水水暴至不能損稼年書大有邑人食其德不敢忘所自相率呼爲凌公隄稍遷同知廬州

賢聲所至。吏民畏愛之。出太守。上會有居間而橐金於夜者。言發之。按如律。豪猾惴惴受事。而言不以自多。曰。吾媿夫逆絕暮夜人也。用治理卓越。擢南京刑部員外郎。會丁內艱。以過毀得疾。服除。不赴調。竟治菟裘為終老計。時胡太宰與言義故。移書趨之。出言謝曰。身業已。有之。不能為太宰失也。日林居讀書。焚香宴坐。竟日好養生家言。居恒誦老子專氣致柔章。以持世要訣。無過是已。又好禪。恍然若有悟於出世也者。榜其居曰淨因齋。更自稱淨因居士。卒年六十有八。子四。而迪知最有名。登嘉靖丙辰諸大綬榜進士第。官工部員外郎。

太常寺少卿潘時用辰

父清流附

潘辰字時用。杭之漾沙坑人。五季時避亂。徙處之青田。後分為景寧。父清流舉鄉試。入太學。嘗著聖駕臨雍賦。為祭酒。李忠文所重。學者稱為竹坡先生。辰生七月。喪父。三歲喪母。育於外家。幼岐嶷。讀書一目五行。輒成誦。下筆為文。每出諸生上。凡四試於鄉。每以疾弗克。終事遂棄去。不復應。有司試。有司每勤敦譬。卧不應。弘治癸丑。唐府尹珣王給事綸。夏給事昂。交薦其學行。於朝授

翰林院待詔三辭而後就職丙辰內閣諸公薦典秘書
撰次誥草尋陞典籍進五經博士正德己巳南京國子
缺祭酒吏部以藁城石學士及辰薦上以石爲祭酒
而擢辰編修具疏乞休三上不許九載考陞太常寺少
卿非常調也累疏辭免優詔慰留踰年疏又三上堅卧
不起始得致其事我祖宗朝立賢無方洪武永樂中
卿佐巨僚多自布衣薦起如楊文貞其尤顯者弘正時
惟吳與弼及辰二人與弼未受職辰在職二十七年嘗
纂修孝宗實錄大明會典精覈明信稱良史才自轉
典籍時未嘗就吏部考課議者以爲不失難進之風爲
詩文平正典雅家藏手稿毋慮數百千篇誥草稱是暢
楊官守敘述履歷各盡其情得之者徃徃自慶其所遇
性尤喜客其遊處皆一時聞人車馬過從駢咽委巷通
宵連榻或至忘歸學士大夫識與不識皆稱爲南屏先
生云

承事郎程敏功俊用

程俊用字敏恭系出新安鄱陽太守文燦之後文燦子
康仕爲青溪丞因家青溪今之淳安也歷世有隱德而

父純獨以醫顯有遺愛於人俊用生而穎敏涉獵經史通其大義每讀古人孝友事輒嘆曰聖賢去人不遠自一本而達之天下易易耳與人交敬而無失謙和遜順與物無忤家饒於財而喜以意氣赴人之急視捐數百千萬如一毛鄉人多貸者貧不能償往往折券不問他日復貸復樂與無厭心正統初應詔輸粟二千石以實官廩成化間復應詔輸粟如初天子嘉歎詔授七品冠服階承事郎俊用喟然曰斥有餘以佐公家之急臣子分也藉是以邀榮非吾志也有司重以君命臨之不得已拜命後不一服也有別業在赤洲廩多餘積赤洲之人衣食婚嫁皆取給之若外廩焉人人稱之曰程公衆父也東鄉余垠負官租被迫將鬻妻以償俊用聞之惻然卽爲代償之垠夫頗感激飲食必祝赴市必望門而拜辛卯子愈舉於鄉識與不識皆手額拜呼曰善人有後矣顧俊用自持益卑自視益不足時時戒愈曰爾毋以一舉自多擔負正未息肩也吾僅衣食一鄉一鄉無弃我者自是而推之天下亦一鄉耳孺子務其遠且大者毋效迺公爲也無何邁厲勿藥語愈曰吾殆

弗起。汝宜勉承吾志。言訖而瞑。時年七十有二。鄉人無男。頰長幼皆聚哭。寢門之外。商文毅公志其墓。

臨江府知府尚美儀縉

尚縉字美儀。其先嘉興人。曰官盛者。軍於睢。遂爲睢人。官盛生雲。從太宗北伐。沒之軍。雲生興。從南伐。有功。不錄。君子謂尚氏有後矣。曰。無言不酬者。人之要也。無德不報者。天之道也。不於其身於其子孫。尚氏之謂乎。興生福。福生綱。果舉進士。又生縉。又進士。兄弟俱拜兵部主事。又繼守山海關。君子謂尚氏有。天身遺其功。而

兩孫登之庸。成化丙午。縉調刑部。爲員外郎。有明決聲。孝宗立。則特命之錄畿內之囚。平反甚衆。時稱神明。歸陞郎中。雲南司掌京甸。凡三法司事。無巨細。由焉。前官每苦躡蹻。剛柔胥難。而縉則獨以能稱。謂之尚。一火言。一火鑄成也。秉鈞者。方擬峻擢。縉會杖殺衛尉。乃出知臨江。臨江當楚粵之衝。士習豪猾。縉至。首檢謝金薄等數十人。又釋誣死罪者數人。又顛有巨盜。縉計剿獲之。於是威行郡中。而傳從學者。兄弟訟產。累歲不決。縉至。覽牘而歎曰。嗟。民之愚。至是耶。立爲剖白。咸稱縉爲再

生包老在郡三年吏畏民懷秉鈞者又方擬峻擢縉會
 章樹鎮稅課舊為五府據者縉奏奪歸諸公遂遭構陷
 而縉亦抗疏解印綬時年四十二耳居無幾美中美信
 俱以參議罷歸兄弟金紫每出則冠蓋輝奕填塞閭里
 然位不稱德諺曰不竟其祿子孫之穀君子於是乎謂
 尚氏長矣卒年六十有九而林下者乃幾三十年使究
 其用則縉之業豈直前云云於乎悲哉所著有江西志
 水南稿睢州志諸書藏之家

惠州府判沈懋德儀

孫瑞臨附

沈儀字懋德仁和人司寇銳之子生長高華耻習統綺
 正德己卯舉於鄉每下第歸即閉門讀書廳事左右列
 圖書古史日婆娑其中若將終身其於聲利澹如也如
 是者二十年嘉靖戊戌謁選授清江縣知縣恬淡寡欲
 安靜不擾吏民大歡樂之督學使者徐公階行部至清
 江見其衣冠樸野心頗易之居數日則察其六事修舉
 所守卓然乃歎曰設吾以皮相天下士幾失賢令矣陞
 惠州府通判遂投劾歸始司寇公無厚遺儀又不治生
 產家窶甚人不能堪獨端居靜養游心境外若孤鶴高

蹇有翻然之致。孫瑞臨官行人，

湖廣布政司糾議謝汝正忠

謝忠字汝正，越之上虞人。生而敏悟，八歲能屬對，比長

受易，多所領解。舉弘治乙丑鄉薦，已未成進士，授工部

屯田司主事，權荆州稅，進員外郎。父艱，服闋當上，而逆

瑾扇虐，坐誣逮，瑾誅得白，遷都水郎，奉勅督視漕河，羣

盜焚掠，運艘勢甚熾，獨徐沛以南在忠所部者，不敢犯

代還，當遷尚書。李河南亢言於廷曰：「吾工部乏舊官，且

多事，如謝忠者，才必留為工部。」重銓部持之，居數月，卒

留工部，改屯田郎。忠不色愠也。益恪勤乃職，時資格郎

官十年以上，有聲稱者外遷，卒予秩三品。忠在工部前

後幾十二年，李尚書復亢言曰：「謝忠即外遷，必予秩三

品。會湖廣缺督糧，參議銓部即擬忠名上，僅秩四品以

去，忠亦不色愠也。怡然就道，恪勤乃職。如在部時，未幾

竟報罷歸。忠多材能，曠達自負，論議屹屹不下人。吏事

尤警敏，按機應猝，亡不立具。在工部，諸公貴人多知忠

者，皆交口薦譽之。要非出忠意而卒用得，詢既歸，乃任

時治產，曰：「吾亦欲用之家。」去縣後一里許，即山麓為亭

又引水鑿池種木可數萬株以先世舊廬湫隘卜地令
居可十世者其規圖常寬遠若有待然皆弗就而卒忠
兄弟四人二仲早夭撫其發惠而有辨與季弟居迄老
不分異宗族貧者歲贍以粟僮僕有負待之如初鄉人
病涉爲起石梁不靳費或請以事輒爲盡力故及其喪
也哭之皆哀至有爲之行服者

東陽善士徐仲學志

徐志字仲學其先本栢翳之後封於徐至偃王失國走
太末而其族散處於衢婺之間故二郡徐姓最多東陽
其一也東陽之徐志族爲最大在國朝有爲福建按察
僉事者曰隆有爲建寧知府者曰子玉皆於志爲曾叔
祖父而志之父曰鳳則隱德不仕以善人稱志生而端
靜讀書畧諳大義而率履多中居貧事父母免葷甘滑
必適所欲執喪不離苦塊見鄉俗作佛事者常斥以爲
非與人交謙卑抑下雖數侵厲無所報有所推予未嘗
有德色人就之謀爲處自利害歸之情實徃徃謝服以
去故鄉黨識與不識屈指善人者并其父而稱之曰大
徐君小徐君志益自挹損虛其中以游而入於其中者

無不人人自得。曰：徐君愛我，忽有疾，爲之請禱者，十百爲羣。或曰：二豎不仁，來病善人。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卽病庸何傷？無何竟卒，年僅四十有九。鄉閭族黨之來吊哭者，皆哀有餘。曰：徐君不祿矣。天之報施善人，顧若是耶？及子珙舉進士，授刑部主事，封父如其官。鄉閭族黨之來稱賀者，皆喜有餘。曰：徐君不死矣。天之報施善人，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竟若是耶？無何而珙亦卒。年減父之二，官僅終臨江太守。於是鄉閭族黨之來吊且哭者，始而哭，旣而疑，莫不曰：徐君竟死矣。夫歷世種德而不能登年以載，其冥之中，有知耶？無知耶？說者至今猶疑於天道云。

刑部右侍郎葉良臣相

葉相字良臣，其先爲會稽人，自會稽徙揚，遂家江都。以詩經領弘治乙卯應天鄉薦，登壬戌進士第，授金華府推官，擢刑科給事中，屢遷至禮科都給事中。時逆瑾方熾，人情洶洶，相恬然不以爲意，封駁論建，行其所欲。若不知有所謂利害者，瑾惡之，出爲湖廣叅政，相亦欣然。往，至則敷仁宣化，興利剔蠹，民愛之若父母。內艱服除。

補貴州左叅政。無何，陞江西右布政使，尋轉左。陞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川，兼理軍務。江省民無老少，遮道泣送之。貴州民知其來，舉首加額曰：「吾父母至矣！」其得人心如此。時貴有芒布之亂，相以計擒其魁而撫之。事聞，

天子賜鏹幣。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尋轉戶部左侍郎，加憲職，奉勅賑陝西。暑行病瘧，遂上疏引疾歸。家居十年，少瘥，則與鄉士大夫之賢者爲耆英會。其於世慮澹如也。兩臺交薦其才可大用。而天子亦稔知其賢，復起

爲南京工部左侍郎。三辭而後就職。尋陞刑部左侍郎。未幾，卽以病乞年。溫旨慰留。明年復以引例辭。吏部覆疏云：「刑部左侍郎相以端重之度，廉介之操，正宜爲筮鷺之儀。未可允懸車之請。」疏凡四五上，始得旨歸。歸復徜徉泉石者若干年而後卒。年七十有一。訃聞，賜祭葬如例。相爲人寡言笑，慎交游。天性孝友，入仕四十年，家食者強半。足跡不履公庭，有司咨詢必盡言忠告。崔東洲嘗評之曰：「公以學術經世，以行誼表俗，以正直立朝，以明哲保身。時論以爲允。」

貴州叅政陳良謨

陳良謨，安吉州人。舉正德丁丑進士。生甫十月，喪父母，都氏守節育之。艱苦萬狀。比舉進士，而母卒。哀毀骨立。負土以葬。廬墓三年。起儀制司郎中。歷官貴州叅政。時以祿不逮親，爲恨。每轉一官，必嗚咽不食。者累日。竟以疾乞休歸。恬澹寡欲。睦族敦友。有古人風。所著詩文，溫純典雅。卒年九十一。

吏部左侍郎謝以中，丕

謝丕，字以中。文正公遷之仲子。以文正三品考績，恩入國學讀書。辛酉，舉順天鄉試第一。乙丑，舉會試第四人。

廷試第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卽請告歸。省頃之，劉瑾構禍。文正見幾勇退，已而落職。瑾移怒丕，亦爲民丕構。嘉遯肥遯二園。日與高人燕賞爲樂。世宗登極，

詔復翰林編修。陞左春坊左贊善。晉太常卿。提督四夷館。兼翰林院侍讀。是年文正被召，再入相。而丕克經筵日講官。士林以爲榮。無何文正乞休。丕欲請告，扶侍南歸。文正不可。曰：日講，臣子效忠啟沃時也。毋苟曠。遂弗果。每進講，敷陳剴切，而儀觀詳雅。上爲之傾注。自是寵渥日深。尋轉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如

故駿駿大用矣。以內艱歸服除。撫按交章薦起。不卧。勿應。後有被召當國者。與不爲寮舊。道武林。不避。不一見。京華權近。亦不一通問遺。暇卽汝湖勝處。葺東岩。闢留園。爲逸老所盤桓。其間因自號留園野老。病革。命諸孫子曰。吾生荷國恩。已溢涯分。莫可爲報。身後慎勿乞卹。典卒年七十有五。訃聞。勅贈禮部尚書。諭祭二壇。

方逢吉人

方人字逢吉。世家錢塘。以貲高。推長一里之役。錢塘故都會也。南通閩粵。北達齊魯。燕趙道里之交。部院觀風。藩臬監臨之。湊正德間。復以閩人克鎮守。諸市泊進鮮。舟車旁午。役於官者。百需立辦。少不給。笞掠立至。逢吉獨綜理。罔缺。每傾貲以佐公家之急。時時語諸同役者曰。身父母之遺也。財乃外物耳。奈何以彼易此。以故終役於有司。而上官之顏色不變。然竟以此窘。而家用少衰。逢吉處之宴然。惟日延師課子。豐廩餼。厚幣儀。雖破產爲之不少吝。未幾而子九敘。補邑弟子員。逢吉喜曰。庶人之役。其少紓乎。然猶有進於是者。孺子毋自滿。辛卯舉於鄉。逢吉不色喜。第曰。役人有時已。彼受役如乃。

公者。可念也。乃九敘。四上春官。不第。逢吉不色。愠第曰。出處命也。遲速時也。胡戚戚爲。甲辰。始成進士。時逢吉壽八十矣。九敘適奉使南還。稱觴舞綵。浹旬而後罷。人以其爲榮。明年九敘拜官司馬。出守山海關。迎逢吉。祿養。逢吉曰。人子以養志爲大。居官清慎。貽親以安。卽含菽飲水。勝於鬻烹。安在分官粟以相哺乎。九敘不敢強留。妻子以侍。七箸單車之任。後二年而逢吉以疾終。逢吉爲人溫良。以謙雅自將。家居無疾言厲色。子姓有過失。不譙讓。祇微言諷之。曰。汝某事誤矣。罔不相責謝。改窮通顯晦。一委之運。不喜作家人。生業晚年日優。遊里閭。暇則覽稗官野史。自娛。倦則出接比隣笑語。移日無賢愚。舉煦煦相得也。勢利芬華。一不以入心。杭故諸封公喜遊。結駟連騎。盛冠蓋。饒僮奴。春月則携壺挈榼。徜徉西湖山水間。笙管姝麗。更歌迭舞。窮日落月。而其典愈酣。徃徃來召逢吉。逢吉不徃。或有譏其固者。逢吉聞之。曰。人各有好。鄙朴吾性也。享海鳥以鈞天之樂。不將以目眩死乎。終其身不一起。時人稱爲長者。

沈大威鏤

子光華英華附

沈鏌字大威嘉興人少英敏通經傳以父獨持門戶乃
棄舉子業爲父任勞暇則輒取諸經史百家語誦之父
命受辟藩司嘗丞七家嶺非其志也至官僅月餘得父
書輒歎曰古稱愛日親老矣奈何糜斗粟以違膝下遂
解官歸年未及者卽屏家政時泛舟湖上與諸長老爲
會觴咏優游晚謝客樓居二十年室無長物凝然終日
類古之知道者焉二子光華英華俱以文學有聲孫思
孝舉進士自有傳

深州知州孫本

孫本錢塘人弱冠爲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以拔貢赴
南宮廷對宰相竒其文擬授館職將羅而致之門下本
毅然曰進身之始而卽濡足樞門異日何以自立館職
於我何加焉乃就國學尋中嘉靖丙午順天鄉試久之
謁選得深州知州執法鋤強民賴以安未幾解綬歸席
門深巷以彈琴讀書自娛瓶粟屢空未嘗色愠及其卒
也布被橫床手足不斂一時名士醵錢爲絞衾棺槨之
具四方聞之者以不得與爲恨

封禮部主事王暄之賜從子任用子三錫三接附

王暘字暄之處之分水人其先有爲崑山州學正者因家焉歷七世而爲暘暘生而穎敏讀書日記數千言以易補博士弟子員試輒冠軍文譽蔚起而會父兄俱先後卒獨暘與兄之遺孤任用在家故薄又其先領區稅代贖且盡至遺田若廢丘者僅百畝乃喟然歎曰大丈夫豈立槁哉吾不能結俠行賈鑄山煮海細之又不能販脂賣漿博戲胃脯竊奸民餘夫知聞則修備時用則知物此吾所庶幾耳乃率其妻孥相折節爲勤儉其課畊紡率勞食與臧獲之最下程勞取其上者食取其下者以爲常適有天幸屢歲得以益斥旁產稍稍饒矣遂以例貲入太學祭酒先生試而奇之戒暘毋用貲生禮見諸貲生多三吳富家子脂轄怒馬鮮服媮食相高而獨暘晨起啜一粥敝屣蹙蹙造館也其豪偶竊笑詆之暘自若居數年而暘所撫從子任用應鄉薦三年子三錫成進士又六年子三接復成進士官南京禮部主事封暘如其官人或謂暘今獨不能鷓鷯其衣連車騎交守相快素所不快哉今公猶舍家翁得毋爲諸封公笑乎暘不答諸封公間邀暘謁官長時有所干請暘獨無

所○于○請○曰○吾○不○欲○借○兒○子○輩○面○也○。賜○豐○輔○廣○額○，參○唇○美○鬚○髯○，望○之○知○其○爲○鉅○公○長○者○，豁○達○無○城○府○第○，不○欲○掩○人○善○惡○，以○故○多○疑○畏○之○者○，然○稍○益○習○之○益○安○之○矣○。卒○年○七十○有○六○，三○錫○守○光○州○，用○持○法○忤○上○官○歸○，三○接○累○官○河○東○轉○運○使○，馭○歷○中○外○有○名○臣○風○。

湖廣叅議盧子春煦

盧煦字子春，東陽人。正德戊辰進士，初任長垣縣知縣，修濬城池，選練丁壯，以禦流賊。垣邑賴安，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陞四川按察司僉事。芒部爭立，川貴合兵討之，不克。煦率衆往平之，邊境宴然。陞湖廣布政司叅議，提舉太和山，具疏乞休。再陳未下，遽拂衣歸。甘泉湛若水稱之曰：勇退急流，以全晚節，有細萬物，狹八紘之意。當時以爲知言。

禮部左侍郎陳晉甫陞

陳陞字晉甫，光祿卿煥之子也。嘉靖辛丑，以進士高第，選庶吉士，讀中秘書。每試輒先儕輩，館閣諸大老翕然以公輔器期之。陞顧抑抑，自持言若不出諸口，士類莫不服其雅量。授翰林院編修，充纂會典官。丁外艱，服闋

還任九載考擢本院侍讀克會試同考官戊午主考應天鄉試陞念以人事君其事至重每承校閱之命殫精竭力去取不爽錙銖故所得多佳士擢左春坊左諭德晉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丁內艱歸既終喪卽於故里築室有終焉之志無何召補南京禮部左侍郎會有旨修鳳陽陵陞當率屬會撫按守備諸官相規制程物力諫時日至則徒步往返二十餘里又心計手書悉出於陞竟以勞瘁致疾卒訃聞遣官諭祭有司營葬贈禮部尚書謚文僖陞性質純粹器度宏大平生安於義命不欲與物爲競其於官職進退遲速尤未嘗關念昔肅皇帝每用詞臣擬玄得驟轉速化者多趨之陞獨堅辭再三或問其故笑而不答在翰林二十年讀書談文之外無所好亦不輕爲游觀掌內外制甚久正大典雅稱國華卽超敘不爲過因其澹然自守而推轂者亦鮮竟以是終卒年五十有九

江西布政司叅議王直夫庭

子敬臣附

王庭字直夫其先金華人宋南渡徙居長洲之陽城村故人稱之曰陽湖先生年二十六舉於鄉又十年成進

士釋褐許州知州改國子博士教化人人譽命上逮戊子當大比世宗皇帝命主山西鄉試京官主試自庭始陞南京禮部主事初庭拜許州爲親故求改南官不得至是始得就養蓋庭意也尋轉刑部歷員外郎郎中陞福建按察司僉事備兵建寧寧有礦賊夏崇嘯聚千人殺及府佐闖司官不能制庭密捕其黨一人解縛叩之得其故約曰能執崇來者當貸爾死其人許諾不數日果詣崇出遊伏兵擒之掠死其人貸如約名震一時尋乞終養數年復補汀漳兵備先聲所至盜賊懾服有席帽山洞負險出劫庭頒正朔及布疋以禮賜之洞人皆北面叩首願斬不法者後數日果持二首來獻諸郡肅清陞江西布政司叅議卽引疾乞身歸三疏始得請上勅曰王庭准致仕病痊之日有司具奏錄用外官致仕未聞有得此者蓋特旨也歸時行李蕭然所携惟蘭花數本而已家居圖書四壁兀坐終日興至則爲歌詩與二三知己商榷古今公門非鄉飲禮宴不輕入也優游林下者幾三十年以高壽終子敬臣好古力學以篤孝稱薦授翰林院博士

安慶府丞鄭文光燁 弟炳附

鄭燁字文光錢塘人性耿介喜讀書爲文務根理要不事雕刻以爲華靡領嘉靖壬子鄉薦第六人授涇縣教授以文行高等擢國子監博士朝論欲以御史官之太宰欲致其一見不可得遂出爲安慶府丞節恭愈勵人對之者如在風霜中纔十七月以母老自投劾歸家居誦讀與弟炳共篤孝友之行炳字文輝自粵叅軍轉判太倉州事年方強仕未艾也聞兄弃官亦卽解綬從兄相與修菽水之惟怡怡然未嘗一刻離親之左右時人以比漢之二方

繁昌縣知縣祝思堯繼英

祝繼英字思堯文直先生淇之孫最長而敏從季父虛齋先生萃授三禮學爲諸生祭酒從例入貲北雍正德十四年舉順天鄉試嘉靖十四年謁吏部選授直隸太平府繁昌縣知縣之官未幾遣家累還二僮奴與處服食諸用取給於家不於官澡手事事日飲江水而已遇羣吏以禮蒞民事以情不喜爲小威官有急需少費不以煩民時出橐中金應之邑人騶譽前未之有也居六

年調補廣東石城縣知縣。以衰年遠道家鉅子。幼弃官歸。繼英性濶畧。不治威儀。與人言不爲曲謹。夷曠可親。居家一不問生作事。飲酒無何巨觴滿引。豪醕日舉。無筭不泥醉不已。然未嘗病醒狂酗也。人謂繼英中非無主者。殆感於時激於中。無所於發而寓之於斯。所謂託麴蘖逃昏冥者耶。晚尤慕佛。持齋好施。盡收市租克費。遇佳風日游村巷入市衢。一僮子囊泉刀果餌從之。老稚數十。誰譟擁隨。恐後所至布散錢果於地。縱觀羣兒匍匐爭先攫攘。顛躓爲笑樂。若是十餘年而後卒。許給諫相卿銘其墓。有曰。在昔酒人或隱豪賢。今豈其然得全於酒儻符漆園陳村新竈。何千百年。

工部員外郎孫吉夫廸

孫廸字吉夫。平湖人。性穎異。通贍經史。弘治乙未。以古今文尚書舉進士。令旌德。三述職。皆書最。召拜山東道監察御史。明年。正德元旦。日食。廸曰。此中豎驕悍不謹之占。上封事。極言忌諱已而豎瑾果竊柄。盡逐名士。骨鯁異已者。謫廸推官德安。未幾瑾敗。詔復廸官。官廸南刑部主事。尋陞虞衡員外郎。無何有子喪。侵尋不遂。病。

滿請告歸。十一年銓曹三起。迺竟不肯起。嘉靖丙戌，
疏乞致仕。戊子大禮書成，進一階。越四年卒。迺識度雄
豁，儀觀魁梧，文章言論清邵秀爽。晚年畊牧，蚕績稍有
餘財，田宅之外，書畫連屋，鼓鍾壘洗，選畜精良，町塲鹽
米薪布舟輿，百務綜理，咸有程度。顧其好善嫉邪，別白
太過，時有憎訛不恤也。卒年六十有六。鄭端簡銘其墓，
銘曰：矯矯孫公，龍田虎革。三仕徘徊，惟我方格。結志深
棲，旣堅旣壹。出我處我，誰使誰尼。公貌山河，公心天日。
豈歿厥愠，而甘回適。鳳皇之阡，杉松奕奕。孰阿所好，有

此貞石

國子監祭酒王子揚激

王激字子揚，永嘉張文忠孚敬之甥也。舉嘉靖癸未進
士，授吉水縣知縣。吉水劇邑也，精於吏者咸病其冗，激
臨之若不經意者。日出坐堂皇，數刻發遣公事，無留牘
事已，搦筆爲文辭，亦數刻立就。暇日與諸生讐校經義，
或對客談古今詩律得失何在，雜以諧笑聽者忘疲。訟
者至，多引古人忍讓事，俾自悔改，更不禁繫，囹圄爲空。
以賦役留者，言語煦煦如家人父子。節縮簡澹，惟所欲

便不令迫苦。人亦踴躍趨事，惟恐後期。邑中人人稱其易與。久之，跡境內凶人王璇五六輩，發其奸，置之憲典。於是人人又且畏顧奉法，以為操縱得宜。當是時，張文忠以議禮得幸，尊寵冠一時。希進者奏其門如市，激視之如弗有也。議者顧以文忠為激，與援胡愁不驟貴，已而果以治最內召，激私心計之曰：吾舅日柄用，外語方籍籍，吾可以身為口實乎？欲引疾以明志，當路不許，始應召擢吏部文選司主事，歷考功郎，陞南京通政，右通政未幾，召主膳黃，改國子祭酒，兼經筵講官，為吏部進退黜陟人才，務當情實，尤能采拔幽滯，直已無所他徇。在國子歲餘，振勵有方，六館士無不恂恂就範者。然其私心既不欲以身為口實，而被退抑與忌其進者，竊揣知之，往往構讒相軋，遂決意弃去。蓋屢疏始得歸，歸而憂，心不勝痛，遂以疾卒。激長身玉立，風致魁岸，負氣不肯下人，獨與喬太宰、白岩、孫山人、太初為文字交，其於世故泊如也。每進一官，輒抑抑若不自勝，而一種矯厲雋邁之致，若赤霄孤鶻，超然不受羈紲，故能遺落名利如敝屣云。

永州通判許達夫淪

許淪字達夫，世家海寧袁花里。生有逸表，爽邁不羈。修髯炯盼，見者盡傾。文思譚鋒銳甚，口占手屬，食頃數千言，沛如也。五試浙省，不售。由邑諸生貢春官，卒業南太學。兩試京闈，復不售。士論以爲命。選湖廣永州通判，政成，民和人稱，不煩。忽慨然曰：「人生快意耳，何卿相爲！卽棄官歸，歸而絕口不問家人生作事，日縱酒耽詩，豪宕自喜者十餘年。卒以樂死。初淪爲童子時，父紉嘗被誣，就理。楊按察使繼宗憑怒，湏之入，見淪，掖以從，髻而秀題試之，立頃呈草，按察且讀且撫，几大訝曰：「吾幾動浮言，吾幾動浮言，非積善家安有是！」見叱破械出。淪由此知名。初人屬淪以廊廟之幹，淪亦自負，旁睨無所下，以是人多忌之。然其所交知皆一時雋雄賢於己者，故宦雖不達，天若靳焉，而名之所至，有獨高千古之意。其所得多矣。卒年六十，子三，而材卿有名。主桐城教，稱人師。

南京兵部尚書趙世胤天祐

趙天祐字世胤，天台人。舉嘉靖乙未進士，授鳳陽府推官，有聲。召拜廣東道御史，出按貴州，宣慰司安萬銓所

爲多不法，祐械其黨，指揮張仁、李木，斃諸獄。將遂按銓，撫臣某納銓賂，使僞爲授甲狀，而爲之移文諸司，指仁木之死爲召募，以脅祐。祐笑語人曰：「人臣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吾何愛一身哉！」更遣吏按銓反狀，銓知不可撼，卽以其日囚服出就理。酉陽永順苗相攻殺，有司招之不服，貴與湖廣隣也。祐檄界上嚴爲之備，而奏請合兵勦之。二省以寧，遷大理寺丞，歷少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刑部左侍郎，奉命勘伊庶人，而分宜實爲奧主，囑祐寬之。祐至，則盡發庶人所爲僭擬及事之與祖訓違者，分宜怒甚，出祐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轉刑部尚書。齊庶人殺其僕，以誣儒生陸某，某故富家，法曹畏勢引嫌，莫敢斷。祐獨毅然出之，闖人馬廣坐法當斬，或以巨璫意丐祐緩死。祐竟奏弃市，有冤獄逮繫數年，祐歎曰：「死重辟也，法官固知其冤，不爲白乎？」遂以疑讞一時稱爲明允。三載考績，進階勳，封贈王父母，父母俱如制。乃浩然歎曰：「古人三公養不以一日，換親老矣，彩衣之舞，將屬何人乎？」遂上疏乞養。三請而後予告，後三年，穆皇帝嗣位，用臺諫薦，悉召起諸賢士大夫，而祐復起。

爲南京刑部尚書以親老辭不報尋改南京兵部尚書
叅贊機務屢辭不起明年竟以微疾卒初祐之以大司
馬徵也諸縉紳相與私議祐之出處或曰公大臣當以
國家爲重其必來或曰公素孝曩以親老去今親加老
其必不來已而祐果再疏乞終養解之者曰公志堅不
可回且公未衰其爲國家用固有日姑聽之以訓世之
爲子者於風化庶有益乎銓部以爲然擬如祐請詔從
之蓋羣情於祐深有冀于將來故聽其歸如此而祐竟
長逝不返於是論者咸歎訝於事之不可知與國家之
不幸不獲究賢者之用然君子固曰趙司馬之於事親
其可謂無憾也已矣

封廣州府推官駱伯瑜璋

子居敬附

駱璋字伯瑜世爲會稽著姓所稱金字譜駱氏者也世
隱於農至璋父始以儒顯令萬安璋生而喪母少仵俸
寄乳殆數四矣卒不死而其在襁褓中已屹屹有巨人
志九歲父之萬安璋獨留把家政日出而就塾師讀諸
子書晏而課畊織至炊浣米泉醞醬瓦木所擘畫必當
用而其後任職獲大小咸中能日料食不浮所使有繼

而已而不爲市兢什一甫冠其家與學俱稍稍成而竟以家故罷應有司辟萬安公於令潔庶無羨貲獨身與圖籍歸璋安之也璋益勤補其乏而時致甘旨奉萬安公萬安公不復問家事安璋也璋貌朴甚恂恂寡言笑而中洞於表食不喜肉乃獨喜飲酒及魚魚取鮭小者而酒不甚能醉故貧亦天性然閭里羣惡少年間來誘使過狹邪不應恚要而脅之痕瘡卒不應而隣何苗者鬻其郭外田問畝率直六金璋行視塋曰土膏六金已也畝更率一爲七金而苗以非覲得大媿服璋不欺璋既傷萬安公官少達而已幼孤抑其志農則撫子居敬泣曰我駱氏之先金書煌煌卜幽宮於大風繇曰載昌不肖未有應也爾最哉居敬乃更益讀書博而務湛淫之思乃薦應天釋褐廣州推官考滿封璋如其秩然居敬服璋教不敢以巧藏宦竟坐飛構報免日跼踖跪謝過璋莞然曰置之夫萬安公志者非也耶且廣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也爾不一見橐焉而人蒙之是何異盜蹶誣伯夷耶吾小而安萬安公之庶吏遺也老而安若之庶吏養也促具酒及魚爲引滿至醉而居敬亦陶然

遂忘其不爲官者久之瑋竟以老終年八十有二

布衣周尚行輦

周輦字尚行海寧人生而篤慎溫確聞善言行輒口之不置於不善者若罔聞也性耻矜衒好文史時時讀朱子家禮小學書服膺講習之及壯尤力治生出分僅中人產晚歲貲累數千金已乃周族黨賑鄉隣務實不爲名薄俗或厚負之一笑而已嘗自稱曰吾生平養身無縱欲之疾作家無越分之費與人無求勝之忤處世無自作之孽九十年來不罹世患殆以是耳吾寧敢妄附

於聖賢君子之道然吾子孫循吾言而持之惟身及家吾知免夫其他家訓壺壺千餘言皆有根據若輦者殆今之善人而有識者耶輦弱冠美風儀善琴奕尤樂與勝已者游及耄而康精力視聽猶六十許人也一日喟然曰有生寄耳數適短長物終歸盡尚乃流浪俗間不爲一旦卒然之備吾其愚矣遂日杖屐岩陽營高敞地爲生壙求九杞山人志其墓又數年而卒蓋幾百歲云

鴻臚寺卿周用賓文輿

周文輿字用賓江山鳳林里人生而穎異丰神瀟灑自

幼時卽慕李泌之爲人，有異僧見而竒之，曰：此子風骨不凡，當是神仙中人。但恐世情牽染，爲顯官則無望矣。其家聞其言，遂強爲博士弟子。未幾成進士，卽乞身不許。乃以疾告，遍遊海內名山。凡太華、終南、衡嶽、匡廬，遊覽殆遍。歸丁內艱，服闋起授刑部主事。復以憂歸，築室於江郎之鐘鼓洞，終日端坐，觀心定性。若將終身焉。嘉靖改元，起補禮部祠祭，仍乞休不允。告改南，尋轉吏部稽勲郎，屢遷至鴻臚寺正卿，卽乞致仕。歸晚年移居武林，徜徉湖山，日與高僧異人爲方外交。胡總制宗憲爲造高士堂以居，文興平生不喜著述，亦不作應酬文字。而於道經釋典，則深裁其味。中年頂上結一疋，令人以大棒槌之，不知痛，人以其爲丹成之驗。故信從者衆。卒年八十有二，無子，終於武林。

翰林院編修駱質甫文盛

駱文盛，字質夫，武康人。嘉靖乙未進士，高等。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簪筆荷橐，日侍天子，以紀言動。望之者以爲榮，而文盛往往憤世嫉邪，殷憂過計。時有浩然歸休之志，未幾上疏引疾，得請歸。果絕意仕進，構小墅。

於舍南棲息其中賦歸田諸詩以見志更號侶雲道人
監司郡縣勅駕敦趨高卧不起半刺不入公門亦未嘗
寓書京國時與山人林叟遊覽川壑間過從啜茗酌
村酒徜徉終日而已值連歲大侵鬻產典衣以給朝夕
浩如也卒年五十有九所著有遺稿十二卷雜談二卷
星子簿許朝儀珽

許珽字朝儀昌化之畠川里人九歲而孤大母畜長之
使授詩博士督學使者行縣大奇珽笑曰邑三戶安得
許家兒輒授廩食比如有司數不合中年貢入太常嘉
靖初授星子簿珽獨與季子往未脫裝浹旬上書所部
乞骸骨部使者謂簿強而才不許珽歎曰吾寧草澤而
飢無寧求飽樊中凡三上所部卒以禮歸之里故負郭
而居珽足跡不入縣市縣令舉鄉飲酒禮虛西北席延
珽珽固謝不往縣令急珽卽博士諸生固請往珽僅一
往焉自是縣官至必過珽問民所疾苦珽則以民不便
者宜莫如解京以是蕞爾與諸鉅邑同征民不堪命久
矣罷之便於是縣官上其議罷昌化毋解京諸父老德
珽至今誦之不衰初珽父事兄五人分產唯命比歸老

珽獨貧，二子從容問曰：大父遺業，宜諸父均，何至今日，
珽叱曰：若能讀父書足矣，毋問產也。珽卽生事，僅僅顧
獨務振門內之窮，供億寡嫂李，沒身不怠。諸弟欽，諸孫
深無以爲家，爲之給衣舖，畢婚嫁，無所恡。伯子應元稍
長，遣之受業諸名家，時仁和傅諫議、慈谿袁相國皆守
明經，人求之奇也。珽執贄而見伯子，伯子皆師事之，退
語伯子曰：汝師貴人，毋以今日故事師不謹。及伯子與
兩人者先後成進士，則又皆謂珽知人而善教子。卒年
八十有五，汪司馬道昆爲之傳，論曰：世或有據高位，都
公卿，一旦脫屣去之，則人人以爲奇節，簿卑官耳。燕雀
之集灌木，豈以一羽爲衆寡哉！然世或以立談而得公
卿，故其去之也易；彼以窮經而迄白首，猶之九仞而始
及，泉曾不一歇而行，其無怏怏者幾希矣。梅福陶潛至
今取重，朝儀其二子之徒與。

延平府同知蔡潤之玘

蔡玘，字潤之，德清人。弱冠廩於學宮，顧歲比輒高等而
大比七試七不售，至嘉靖壬午始舉於鄉。癸未游於辟
雍，子汝楠領辛卯鄉薦，明年成進士。玘慨然曰：吾荷國

家作養。久糜廩祿。忝科名。豈可以未第進士。故遂自弃。不思亟報稱耶。凡六上春官不第。乃謁選銓曹。試第一。授福建延平府同知。會守缺。攝篆者久之。嘗曰。守令民。父母也。第與民休息。不宜操切。如束薪令民側目。重足。卽令行禁止。何補於治。故其政尚慈恕。延平人德之。銘其政於石。三載考績最。玘曰。有子報國。卽吾所爲報也。遂自免歸。去之日。父老走送塞路。至有攀靴不忍別去者。旣歸湖中。諸耆碩故有社。亟邀玘入會。玘與諸君子。日嘯詠山水間。以杯酒文籍自娛。時汝楠以衡守報最。封玘階中憲大夫。如其子官。未幾。衡守擢四川按察副使。遷江西叅政。前後三上疏乞侍養。俱不報。玘聞之。愀然曰。父子受國厚恩。吾耄不能宣力。效尺寸上報。天子乃又以吾老故。令兒弃王事。歸自逸。吾何面目任衣冠耶。亟貽書令弗歸。身自就養江西。時玘年已七十六矣。會誕日。叅政服金紫。稱觴上壽。縉紳皆榮之。未幾。以疾卒於藩署。玘遵家式。微獨以文學自樹。不營貲產。博綜羣籍。尤邃於程朱易。後進從之。學易登臚仕者甚衆。旣沒。櫬歸。邑士人合詞謂玘學不爲人。仕不爲已。請於

督學者祀之鄉賢時論以爲無忝

南京光祿寺卿項秉仁錫

項錫字秉仁兵部尚書襄毅公忠之孫江西右叅政經之子陝西督學祝虛齋先生萃之婿也登嘉靖癸未進士第授建陽縣知縣三載書最陞刑部陝西司主事或爲錫歎錫顧喜曰此吾大父舊游地得一履遺跡幸矣益留心律比傳以經義不爲法縛亦不刑法師聰明允有聲西曹外艱服除補福建司主事同年進士王子揚激在考功擬薦錫自代錫遜謝之語浸聞於人人以是

益重錫尋改尚寶司尚寶直內廬職符璽錫一以慎恪將之六年陞少卿尚寶尋陞南京鴻臚卿閱四載始陞南光祿卿錫曰叨第二十四年官至卿寺三品章句書生無他行能誤被聖恩實踰涯分吾將營於舊隱老焉疏且欲上而逸口相齏者藉藉聞之言路顧無可踪跡者直論以不稱職錫聞之笑曰吾儔裝辦歸久矣毋煩逐客爲也遂拂衣歸未幾而當事者敗衆意亟起錫不可起矣錫旣反初服卽郊墟故庄布樊築室中爲草堂榜曰歸來水丘林壑窈窕崎嶇嘉木名花周匝籬

落時乘笨車或棹舩艫遊息無時惟意所適春和景明
賓朋沓至籩豆洗腆竟日淹留然自奉儉薄脫粟盤食
未嘗不飽尤善下人不屑簡亢野老村童必與鈞禮孤
寒之士苟有一技皆得衣食焉以故人無貴賤才不肖
皆喜就錫錫內行修飭其處人倫之變包荒濟礪殆有
人所不能言者子弟或違教未嘗顯斥微諷諭之能改
卽止歲時燕會必述先世積德事及虛齋先生所論經
義學術訓之虛齋子繼臯與錫同舉進士其後稍不振
數數周之爲置墓田祀虛齋終其身賢者以爲難至其
論析經史商確政事又能出入古今審中利害外若渾
淪而內有條理是故所至雖無赫赫名而其操身御物
矜然無可訾議也卒年六十有四

青州府知府施平叔峻

施峻字平叔吳興人以明經發解浙省登嘉靖乙未進
士第授南刑部廣西司主事遷本部員外郎歷郎中陞
山東青州府知府瀕行適遇考察爲人所忌去其官峻
在刑部久以練達掌勘本科其氣堅直剛明一意守法
不少出入雖權勢不顧且在僚輩間以詩名自信重或

不合程度直以其意訾之以是交搆其短長推墮之不
惜也人多爲峻不平峻若不屑意者歸而不問家產歲
中多種秫田以備酒材閉門却軌對時撫化飲酒哦詩
之外別無公事相聒其妻沈氏才而賢佐助蒸嘗料理
家事凡峻所欲爲者悉先其意爲之客至樽俎脩潔不
問而辨峻以是優游自適無內顧心卒年五十有七峻
自少有器度其才宏暢通達處骨肉每事敢力任置田
贍其族之貧者排難解紛不遺餘力獨其性急聞人非
行或至面發之以是有不堪者然其崇慕隱德表暴良
士固終身不怠也詩家在唐雖隨時上下其格力高備
體裁平實固一代之長後世不以取士遂失其宗旨各
以其資之所近者爲能峻獨有所造請固雅道中興之
一助也稿多散逸不傳者藝林多惜之

感恩縣知縣董道卿遵

董遵字道卿蘭谿人爲楓山先生高足弟子累不薦於
鄉乃就業太學去司南昌府訓累薦遷江浦令以不能
俯仰於時上章仍乞文學掾移近養母顧益遠調海南
感恩縣知縣踰年以終養乞骸骨詔許之遵平生典學

志道行在孝廉年十九而孤奉寡母五十餘載如一日家苦瘠必備膏澤力衰憊必敬扶持問燠寒食飲嘻嘻如小孺子然母壽終九十五遵年且七十二矣猶哀哀劬勞餐蔬啜水如初兩職教又兩宰邑一介不污其身投老之秋荒徑蕭然藁莽寥闕朝夕不謀也士奉情曲者滯天下絕不以片紙干人至今人皆稱曰真孝廉

雲南按察司副使張伯敬元論

張元論字伯敬浦江人嘉靖丁未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督修內殿中貴無所染指羨餘悉歸於上中貴

多銜之會有誣論他事聞於銓司者銓司詰有諸論從容答曰有之不過罷官爾何足辯銓司服其雅量誣者喙息歷本司郎中以忤權要左遷常州通判即日就道無愠容歷守吉安桂林永昌三郡清白不渝咸著政績擢雲南按察司副使奉表北上卒於途居官之日家積餘租悉以周族之貧乏及不能娶者所著有詹詹集蓬底浮談等書行於世

清文學楊以齊美璿

楊美璿字以齊文懿公守陳之裔世以經術行能顯名

當世璿少樸直好學弱冠補邑弟子員邑故多才士每
試輒居高等諸才士無不心下之所與交游多門內之
賢與邑中大人長者故識博器宏內行修而爲文日益
近古嘉靖乙酉秋方入試而心動卽徒步夜馳歸母已
以暴疾死璿以此自傷又傷父復相繼謝世去毀瘁幾
不勝禮已召堪輿家卜葬地堪輿爲言相地吉矣奈不
利長公何璿曰葬以藏吾親也寧計其後信如若言孤
最長最不孝請自當之毋及諸弟遂葬如初卜璿故不
善視家人產則兩弟美瓚美珊實營之卽橐中藏有奇
贏弗問也已從兩弟意析居凡便利腴美田宅悉推讓
兩弟而自取其瘠且隘者人人以爲難而璿初不自異
也惟身自爲經師日督課諸子講誦不輟且戒之曰吾
非欲若曹資口耳以獵富貴爲取古人之精蘊而實有
諸身心用之則天下才不用之則天下羽儀固吾志也
後屢舉明經不第而布衣之交已多位至通顯者璿益
居貧自勵無所求於人卽故人具書馳車馬迎璿璿輒
拒之幸謝故人不志窮交足矣安在分公家粟以相餽
耶並不赴及仲子子龍爲弟子員璿退而歎曰吾竟老

於經生哉。遂自罷不就試。壬子子龍舉於鄉。璿喜動顏色。曰：是兒雅負奇氣，今用世有階矣。自是益厭結束，入城府，退居鄞之西谷中。角巾野服，日與社父老故舊賓客相飲爲娛。無何而微疾不起。召諸子孫命之曰：喪不必過哀，葬不必過侈。第篤學力行，無墜吾家聲耳。語畢遂瞑。年八十有三。所著有西谷俚語、字學直音及經書序解藏於家。

鴻臚寺卿胡秀夫森

胡森字秀夫，湯溪人。嘉靖辛巳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轉吏部郎中。陞太常寺少卿，轉鴻臚正。森襟宇開濟，風度穆清，有經濟天下之志。而時事多不當其意，竟拂衣歸。初大禮議起，森與永嘉意合。永嘉欲援森爲助，以父命不敢與名。奏疏後，永嘉得政，每令人致意欲引之再出，竟不從。惟徜徉九峯山水間，有九峯文集傳於世。

廣西橫州判官王伯雨濟。伯雨濟，元季六世祖道輔，避兵烏墩鎮。王濟字伯雨，其先泗人。元季六世祖道輔避兵烏墩鎮，遂世爲烏程人。濟少穎敏好學，以郡學生例補太學，屢

試不售，謁銓曹，選授廣西橫州判官。會缺守州政，多弛盜，且作濟視篆，得其習俗利弊，召橫人集議，議定乃因革之。凡所設施，咸與橫宜。橫俗丕變，盜亦潛弭。州以無事，退食之暇，植湘竹盈庭，吟咏其下，采其風土物宜，與域中大異者，類爲一編，曰君子堂日詢手鏡。遠近傳之，無何以母老，乞疏終養，橫民傾城留之，不得歸。事母又十年，色養之餘，沉酣古雅，寄興山水，時致仕。尚書劉南垣麟僉憲龍西溪霓與太白山人孫太初一元方緒社湖南，喜濟之歸，爭邀致之，登臨觴詠，高風自持。所謂崇雅小社者，倡自南垣，傳諸海內，爲美談云。濟衣冠甚古，居當吳越要衝，騷人墨客，日常滿座。酒行意暢，忽自稱紫髯仙客，或病其放，濟不屑也。天性孝友，而尤樂施予。姻黨隣里故舊，凡以貧病婚喪告急者，衣食之廬居之。藥餌樽埋之，無吝容。故內外人士瞻望，濟若綴旒之有冕，深延庇覆，以爲恒。卒年若干，所著有谷應水南詞和花蕊夫人宮詞傳於世。

廣西按察副使沈道初啓原

子邠附

沈啟原字道初，秀水人。湖廣叅政謚之子，弱冠舉於鄉。

三上公車不售，益閉門讀書。父子自相師友，有所研解，必直抵奧窔。一時稱爲宏博。當是時，倭亂暴起，以軍興加賦閭里，騷然而督撫以破禽徐海等於平湖，奏捷還駐郡城。文武將吏暨召募土著之兵皆在，餽廩行糧，日費不貲。縣令念閭里空乏，盡括羨餘以佐之。不五日告竭矣。原偶以他事謁令，令忽忽仰屋深念，原曰：「公何念之深也？」令曰：「非他也。時文武大臣及募調諸將卒俱在，供億不數日而倉庫如洗。有能具五日費者，則某之責可逭已。」原立曰：「原當任之。」令躍起拜，原亦拜，卽夜歸。率幹僕數人持千金昇之，聞者以爲難。已未成進士二甲十七名，故事十七名者爲選首，於法得比曹郎。以前一人挾分宜勢下銓部，欲得選首主者，執不可，遂並授南曹。而原得工部屯田司主事。原怡然曰：「南北等耳，况予性簡澹，南曹甚宜我。」歷本司員外郎、郎中，遷四川布政司叅議，分轄川南道。時天全土官高定揚時譽，相讐殺當事者，莫知爲計。原至，微示兩家禍福利害，令其改圖。兩家果感悟，應時解散。鈐束部夷，以歸命於原。邊民始得帖席卧，無何以內艱歸，服闋補山東叅議。未幾遷陝。

西按察司副使丁丑子邠成進士以庶吉士第一讀中
秘書原聞報歎曰夫子家世耕讀何修而受國恩三世
哉吾其歸矣會忌者中以蜚語奏上原翻然登舟無幾
微見顏面歸塗泛洞庭登太和每於山川名勝輒低回
留不能去比抵家奉旨調用當事者以原清望久著
輒議補原輒卧不應絕口不談世事亦不復通謁貴顯
惟日相羊於長溪之上芟葺先人林園誅茅治屋爲偃
息計葛巾野服與親舊往來如山人性澹朴無所紛華
辭受取予一稟於義有請託輒遜謝之脫冤抑不自毅
然爲之申理雖遺物議不惜也平生珍玩貨寶聲色狗
馬略不屑意而所篤好惟圖籍舊有萬書樓爲先人藏
書處至是所積滋多復構樓貯之名曰芳潤淨几明窓
悠然翻閱手不停披寢食俱廢老而彌篤竟以好學終
所著有詩文二集公移雜著藏於家

沔陽州知州楊志澄茂清

楊茂清字志澄吏部尚書守陞之子博學工文章弱冠
補郡博弟子員尋以父蔭爲太學生屢試不第需次銓
部授南京鴻臚寺司賓署丞時大鴻臚某公者有人倫

鑒亟稱之曰此唐裴李宋韓范之流孰謂任子無奇哉
在散職者九年茹疏服敝以寡約自持視貴遊公子崇
奢侈奉茂如也秩滿考績陞直隸貴池縣知縣池濱江
使傳往來如織民好鬮訟難治清乃因土俗相宜庶民
情稽故牒去所不便而與其所便朞月之內上信下服
俗用以熙有古循良風陞山東河州知州去之日蕭蕭
圖書敗索數事士大夫洒泣祖帳庶民連袂扶杖擁道
遮留曰奈何奪我父母也治沂一年以才更沔陽道出
貴池父老商旅逆之江上摩肩履踵翼舟輿而趨曰何
幸復見吾父母乎至有掩袂泣下者至沔卽以其所以
治池與沂者參而布之而治行炳然於全楚矣比三載
考績贈其生母鍾氏爲宜人清乃喟然歎曰夫仕凡以
爲親也生則致其養沒則榮其號非以章綬私其身也
今母氏已被國恩吾何求哉且白首而徇祿貪人所以
自徇也知止而免殆哲士所以全身也吾其休乎乃力
請於當道引年以歸其歸也緝祖父之墓敦宗誼飭家
教課子姓於戶外事一無所問與鄉老輩爲耆英會嘯
詠風月白首龐眉步履矯健望之若仙每監司行部及

郡邑長吏無不折節賓禮，春秋鄉飲，率尊之爲賓，蓋藉以厲俗云。卒年八十有七。

尚寶司少卿徐深甫自得

徐自得，字深甫，世系四明。國初詔徙吳越，大姓實中原，乃隸籍雍丘。嘉靖甲午，舉河南鄉薦。辛丑成進士，筮仕行人司行人，奉使瀋瀋，明典禮，卻餽遺，得使事之體。改兵科給事中，時大虜擁衆，戕殺朶顏，福餘三衛諸夷內避，乞給衣食耕具，或謂夷虜相戕，乘是可收奠韃之利。者自得上言：朶顏三衛宿稱崛強，一旦遭殘破之慘，旣

不敵於彼，將必窺利於我。鳥窮則啄，獸窮則攫，勢固然爾。迤北諸虜性猶豺狼，旣飽而驕，饕逾亡厭。且朶顏旣破，撤我藩籬，何所顧忌？趁起而不內犯哉！宜稍給所乞，收諸夷無賴之心，陰諭以雪耻復仇之義，仍申飭邊備，繕堡廣偵，以觀未萌之釁。疏入，五日不報。同列或爲危之，命下，則大見採納。他日有以吏垣協理請者，疏不及自得也。特批曰：徐某乃知上默識自得，名固將大用之矣。是歲九廟成，覃恩，父母皆得受。今封，卽陳情終養。旣得請，南歸賦閒，居於板輿，詠循咳於蘭膳，朝夕承驩。

爲百年壽。又四載父歿，容瘠骨立，人稱死孝。奉繼母一
如奉父，居則游情圖史，以開卷自娛。視世情紛華脂膏，
不翅將浼。如是者數年。乙丑，詔起諫垣，乞終養，不許。補
工科給事中。陞尚寶司少卿。俄聞繼母訃，匍匐歸里。襄
事既免喪，竟堅卧不復起。自得起家三紀，立朝蒞官甫
四年，餘皆優游泉石之日也。既歸，構市隱堂數楹，歌誦
其中。且齊物蒙莊，眷懷仲統，學衛生之經，廣卧遊之適。
樂志棲神者年，孺色亦恬澹。足以養生之效已。平居杜
門，却掃跡絕。綦屐然引拔善類，如恐不及。臨財非義揮
斥千金不顧也。至惇睦宗戚，屢卹孤寡，則倒孟生之篋。
折馮煖之券。亡所怙人，以他事干請者，正色謝絕。至里
衍有大利害，則不惜投冠奮袂爲之上鳴。詩尚典鬯，不
騫纖靡。文爾雅有則。一洗鉤棘雅工詩餘小令。少游美
成而下不多遜也。所著有苦中踏野二稿。京華集。京華
續集。大游子樂府二卷。藏於家。

同安縣知縣邵以升旭

邵旭字以升，仁和人。四川按察副使琮之子。生有至性，
稍長，受易補德清縣學弟子員。累試高等，年三十，以貢

補南國學上舍嘉靖壬午謁選吏部授閩同安縣知縣同安岩邑旭以安靜治之民以訟至率以理論遣有不
可已者亦爲推誠處分不盡法民咸革心以訟爲耻居
二年得羸疾度弗任卽投劾去旣歸杜門角巾不復及
天下事矣旭蚤失父十歲事母極孝已復背養乃泫然
曰所貴榮祿以逮親也不逮何施故雖業舉子而進取
之念日衰先是國子資滿當入官顧曰吾有先人田
廬皇皇何爲者乃南築蔬圃樹藝其間將終身焉越十
年強之始就職未幾歸圃愈益治圃中有竹泉精舍邀
月臺吟風亭茶竈藥爐羅列其間賓至則班荆坐已登
亭臺涉園取疏治具飲酒賦詩竟日乃罷晚年益養高
布衣芒鞋不異寒素時諸子楨登進士旣領南昌輿隸
來迎旭偶有所往楨署使候旭旭見却走曰此屬徒亂
人意竟屏去雖其勵志執節而修姱雅淑多其天性所
自得云

漁江沈時幹文楨

子明臣附

沈文楨字時幹鄞人生甫二日而孤少弱不任學旣長
而好之折節從經師開丙舍羣子弟之有文者數擊鮮

召賓客爲文酒會以貲赴人之急若流退而不復句校以故千金之箸日損楨夷然弗屑也生習書其於方丈大書愈益工自負其奇以爲可一當人主遂益置橐北游京師久之無所遇橐裝行盡楨顧視其腕笑曰謂君中書不中書耶大丈夫何所不托跡歸而斥餘箸募酒家傭列肆錢塘西湖周行甃甕間意殊適也而會酒人多負進故習楨弗肯讐楨亦莫能誰何之橐又稍稍盡率貲減十之五乃又謂其舍人曰家東海卽不能署高陽長庶幾雄於漁師哉以百金治餘臬他器物罾網米

糈稱是漁而獲一巨蟹若三石益竟不得一魚以是益困貲率減十之七乃買他舟魚膾枯轉鬻杭越諸郡魚價輒不登最後一歲遇霖雨鹽驟貴而所買魚過時不得暴暴又觸烈日盡餒且臭強負至嶧山中賤鬻之僅獲菽麥十餘石綿數十鈞他果菜稱是竹木器數十以是益大困歸而貲盡不能賈諸傭徒盡亡去楨內恨爲杜門者數年而子明臣稍長能屬文楨顧妻女啐啐無所出輒撫明臣頂曰兒在何渠憂貧而明臣亦自刻厲抗顏人師脩帛竒羨輒以付酒家稍稍取之矣楨家美

蓉江其西爲平楚亭稍南爲綠雨溪北爲鏡水門橫塘表之在在足魚蟹楨與至輒釣得魚輒酒因自稱漁江云或謂君不當復稱漁耶楨笑應之曰吾嚮者誤吾今乃知漁夫王弘之吾師矣卒年五十有九楨有三子而獨明臣賢爲諸生又厭弃之任俠吳楚閩越間業工文駸駸西京大曆語卽海內所稱句章山人者也

南京吏部郎中鄒醇甫國儒

鄒國儒字醇甫嘉興人嘉靖乙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南吏部進郎中給假送母終養丁憂服闋不赴部爲人愿恪折節下人不談人短亦不作脂韋態其於仕進澹如也自諸生傳教邑中師道嶽嶽歸田弟子日進讀書談道外無餘事一時有鄒夫子之稱

雲南叅政朱良矩方

朱方字良矩永康人性樸實言笑不妄初令丹陽水蘗自持聽斷詳慎歷淮安同知晉刑部員外郎郎中轉寶慶知府搥履不踰遷雲南叅政乞致仕當道疏留之竟引疾去程松溪先生出其門終身執弟子禮方亦以師道自居時兩重之云

湖廣叅政李樂

李樂號臨川烏程人登隆慶戊辰進士第起家縣令以循良拜禮科給事中歷官湖廣叅政所至以端亮清肅稱一日慨然曰古人云仕至二千石吾今叅藩過忝甚矣知止不殆老子所以言猶龍也遂引疾歸歸而杜門養重足跡不履城市竿牘不至公門三十年如一日當路者重其人每屏干旋過從清言竟日一語不及私退輒歎曰與臨川先生談令人名利之心都盡

卷之四